

少林祖師像

少林奇俠傳



少林奇俠傳

第四册目次

第三十一回 殺奸夫謀害本夫.....

殺奸蓄意占人妻
降害本夫滅天理
幸有俠士拔刀助
拳傷血濺禽歸陰

第三十二回 少林僧降服二盜魁.....

一指禪威靈抱恨降
獨目僧巧奪玉壽星

第三十三回 傳家寶變爲禍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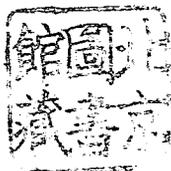
惡強徒牽仇拏怨
慈善家絕處逢生

第三十四回 哈達僧與千里馬賽跑.....

哈達步行勝寶馬
歷紅冒險探武場

少林奇俠傳 第四册 目次

MG
I246.4
43
24



第三十五回 比武場巧勝金鐘罩……

以巧勝人仇恨解
昧心剪路性命損

第三十六回 監獄中的兩人轎四面牆……

路見不平擊巨霸
疎財仗義救囚人

第三十七回 鹽梟猖獗搶官鹽……

常匪橫行劫婚媾
俠士冒險入虎穴

第三十八回 入虎穴活擒悍匪……

擒匪首勇往直前
緝盜犯斬關遠遁

第三十九回 用奇謀嚇走刺客……

梟匪黑夜行刺
逃犯白日遭擒

第四十回 秦家門前的化緣道士……

玉皇靈寶妙經……每卷素銀十兩
非但恃強硬化……還要出口傷人

少林武術奇俠傳

第四集

(三十一)

殺奸夫謀害本夫……

◎殺奸蓄意占人妻
◎陷害本夫滅天理
◎幸有俠士拔刀助
◎拳傷血海命歸陰

卻說周俠見蘇遠毅已無罪開釋，兇首已正法，王懋良屈四已按律辦罪，他遂向王鼎辭行。王鼎懇摯挽留，周俠堅決要行，王鼎見他去志已堅，挽留不住，只得備着盛席餞行，致送三百兩程儀，周俠決計不受，周俠又到客寓中，向趙福生告別，福生道：「現在是留不住你了！但是我此行是取道回蘇呢？還是游覽各地名勝？」周俠笑答道：「尚未決定，我雖則打算還家，若然路上遇到了不平事，我的脾氣，斷不肯就走。」

的。福生道：這倒是實情話，周俠便道：再會吧！我要趕路了！福生送了一程，作別回轉。且說周俠取道向衛輝府而來，一日行抵小冀鎮，太陽已將沒，即在鎮上找尋一家客棧，便入內看定房間，略事休息，就在寓中進過晚餐，立在門前閒看，只見對面一家門口，立着一個輕盈婦人，裝束時髦，燈下望去，格外顯得美麗！隔不多時，一個穿着長袍短褂的男子，搖搖擺擺，自西而來，立在門口的蕩婦，向他招招手，男子便三脚兩步走到她面前，唧唧噥噥說了幾句，男子偶然抬頭，忽見對面也有兩個男子走來，連忙移步向西，一溜烟逃去，自東走來兩個男子，逕向對面門中走入。周俠便向並立着的過賣問道：對面是不是土娼？過賣笑答道：差不多，先生可是看中那個婦女嗎？她是小冀鎮上赫赫有名，渾名叫賽貴妃，剛正進去兩個男子，瘦長的是她丈夫楊增，是個麻子。賽貴妃就爲他面麻，厭惡得什麼似的，暗地裏又姘識了一個宋春敏，只有隨身幾個本錢，家裏也是吃着朝飯，沒有晚飯的，周俠問道：他隨身的

本錢是什麼呢？阿根笑答道：面孔生得漂亮，衣服穿得時式。這兩件就是他的本錢，所以賽貴妃和他恩愛非常。周俠問道：和楊增同行的又是誰呢？過賣答道：這個是落地釘鐵響的硬朋友，叫做鐵骨張三，是在幫弟兄，手下也有幾十個徒弟，這裏鎮上，沒有人敢得罪他，楊增曉得老婆暗地和姓宋的來去，而且姓宋的年輕力壯，還會幾路拳腳，楊增自知敵不過他，特地和張三結爲朋友，要好得宛若同胞兄弟，每晚要留他到家裏喝酒，而且張三也在那裏想賽貴妃的調兒呢！兩人正在講話，忽然下雨了！周俠只好回到房間裏休息，一宿無話，直到來朝，周俠一覺醒來，聽得雨聲滴瀝，不能趕路，索性多睡一回，直到午前起身，聽那明五天篷上的雨聲，越下越大了！連綿七八天不曾放晴，周俠只好等在客棧裏，守到天晴，路上還是泥濘，不能趕路，只好再等一天。不料那晚賽貴妃家裏，鬧出大亂子來了！那楊增所以和張三十分要好，常常留他到家喝酒談天，原想仗着他的威名，嚇得賽貴妃不敢和春

敏往來，不料張三也看上了賽貴妃，時常和她搭趣打趣，只礙着楊增在旁，不能如願。一天楊增邀張三到家喝酒，遠遠地瞧見春敏和賽貴妃立在門前交頭接耳的講話，那張三早有所聞，假意指着問楊增道：和你們嫂子講話的少年是誰？楊增答道：是我的冤家，我們倆情逾手足，也不用瞞你，那個淫棍叫宋春敏，暗地裏和我妻子來往，已非一日。張三道：此地非講話之所，和你去酒家細談。說着，兩人蹇入酒店，擇雅座對飲密談。張三道：老弟，你太無丈夫氣了！既知嫂子和春敏來往，你倒願意戴綠頭巾的？楊增答道：淫棍精通武藝，我自知敵不過他，不知三哥可肯助我一臂之力。張三拍着胸脯說道：憑他是銅灌鐵煉，遇着咱也要筋斷骨折，我幫着你打斷他的狗腿，使他不敢碰你的禁脔，你回去向嫂子說，明天要往新鄉縣去。探望二弟的病症，大約要耽擱幾天，等到來朝，你須假裝出門，叮囑嫂子當心門戶，然後到我家裏藏躲，楊增聽說快活得很，等到酒罷，作別還家，如法泡製，第二天叮嚀出外，賽

貴妃信以爲真，便叫老媽子邀請春敏到家，那日就是周俠在對面客棧裏，守等路途乾爽的日子，時至初更，賽貴妃和春敏正並睡在被窩中，喁喁情話，不料楊增在黃昏過後，早已悄悄地還家，匿身暗地，等到賽貴妃和春敏入房睡覺，他纔把大門開着，張三和他預先約定，早已守在門口，門啓處挨身而入，順手將門緊閉，湊到楊增耳邊，低低說道：捉姦只有本夫可以入房動手，如其你敵不過姦夫，咱纔入房助你。楊增唯唯答應，一同走到臥房門外，只見房門緊緊閉着，張三便向門上起一飛腿，只聽砰然一聲，板扉向房內倒轉，楊增兩手各執鋒利匕首，搶步入房，那春敏嚇得魂不附體，赤裸裸跳下牀來，楊增反手執着匕首，向他當心刺來，春敏就起一飛腿，正中楊增的右手，一柄匕首，拋出房外，卻被張三拾在手中，那楊增拚命上前，打算把春敏拖到房外，好讓張三結果他的狗命，那知春敏是有過名師傳授的，見他虎吼似的奔來，就使個推窗尋月之勢，一切手正着他的肩尖，他立脚不住，向後仰

面栽倒，他便一骨碌要想爬起身來，不料春敏一個騰步已騎跨在他背上，楊增恐被春敏打死，便極叫道：三哥救命！張三立在房外，瞧見楊增的性命要不保了！連忙趕到春敏背後，將他一把髮辮向後拖倒，把手中的匕首向他當心刺入，當下楊增爬起身來，將春敏一陣脚踢手打，見他直僵僵的躺在地上，胸前鮮血直流，張三便道：性命被你結果了！住手吧！那時賽貴妃已穿着衣服，躲在牀後，嚇得顫巍巍抖個不住，他趕去，一把髮髻拖出，怒冲冲地說道：把你這淫婦一併殺卻，纔出咱心頭之恨！她顫聲喊道：三叔救救奴啊！張三忙將楊增攔過一邊，說道：都是淫棍一人之罪，不能夠難爲嫂子的。楊增本來捨不得，就將手中匕首拋去，向張三問道：尸體怎樣處置？張三道：理應到縣衙門去自首，那楊增只道本夫殺姦夫，不要抵罪的，等到天明，逕投新鄉縣自首。那張三回到家中，心想：殺姦不殺雙，楊增雖不見得抵命多少，總有些罪名，而且供出幫兇來，只怕要將我抵罪，還是趁早到宋春敏家裏去報信。

教唆他們執定要楊增抵罪。由我出頭做見證，那末他死之後，賽貴妃便可據爲己有了！打定主意，一直趕到宋家，向春敏的老婆沈氏和哥子宋大郎，一五一十的捏詞報告，推說楊增邀我相助，我立在房外，瞧見他把匕首戳死春敏的，現在他已去自首，縣官將來相驗了！你們上前喊冤，咬定要楊增抵罪，我自願替你們做見證，沈氏和大郎，得聞兇訊，淚痕滿面的，同張三趕到楊家，卻巧新鄉縣帶着仵作等打道而來，看相屍的，不知道有多少，那周俠住在對面客棧裏，本則想今天動身，及聞楊家出了風流命案，暫緩登程，也到楊家觀看，仵作驗過屍首，填明屍格，着家屬領回棺殮，宋沈氏卽向縣官叩請伸冤，縣官命提楊增訊問，供稱捉姦是我動手，人是張三戳死的，張三連忙跪倒案下，供稱並未動手，兩柄匕首都在他手中，怎說不是他戳死呢？縣官喝將一千人帶回收監，那張三托人向刑幕師爺推說楊增挾嫌誣攀，請他昭雪，送了一副厚禮，楊增遂判決監禁，他的胞弟楊二得訊趕回，因知嫂子已

被張三姦占，不敢還家，住在對過客棧裏，卻巧和周俠同房間，那楊二也會幾套花拳繡腿，故兩下談論一會，到很爲投機，講起楊增捉姦一事，周俠道：兇手實在是張三，楊二道：昏官不明事理，無可伸訴，只有遇着張三，打他個半死，只恨我力弱敵不過他，周俠慨然道：兄弟願助你一臂之力，除此人面獸心的惡棍，於是等到晚上，兩人在路守候，不多時，張三嘴裏哼着京調，迎面走來，楊二立在街心，見他近身，就使個青龍探爪之勢，用單側手向張三左肩下刺來，張三不會防備，幾乎栽倒，慌忙使個獨貫三台之勢，擋過楊二的單側手，兩人就此交手，打了十幾拳，楊二力弱不支，周俠便從斜刺裏跳出，使個順水推舟之勢，起兩切手從背後插入張三的血海，只用得五分功勁，已經殺他受用的了！周俠兩手向前一送，然後收轉，張三合撲倒地，當時雖未嘔血，卻已身受重傷，況且他是縱慾無度之人，約隔了一百多天，就嘔血而死，當時周俠拖着楊二一溜烟奔回寓中，對他說道：張三已受重傷，不久人世，你

趁早遠走高飛，預防張三死後，他的家屬來和你爲難。楊二稱是，等到來朝，楊二拜別周俠，逕往遠處經商去了！周俠算清房飯金，取道南行，渡過黃河，行抵西平縣。忽然病倒招商旅館，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三十二)

少林僧降服一盜魁……

一指禪威震抱犢崙
獨目僧巧奪玉壽星

却說周俠在少林寺學習武功，同班共有五十人，僧多俗少，內中要算包傑、趙振東兩人，和周俠最稱莫逆。自從周俠離寺後，光陰如箭，已經一年有餘。包傑、趙兩人學習滿期，辭別長老和闍寺僧人，取道下山，行抵分路處，一聲珍重，包傑取道回轉，確山縣後書再提。且說趙振東一路曉行夜宿，趕回禹城縣原籍，家中只有一個老母，靠着耕種爲生活，他的父親生前是做保鏢的，有一次，遇了勁敵，鏢銀被劫，且受

重傷，就此憂憤得病而死。振東尚在幼年，等到長成到十八歲，方投少林習內外功。現在期滿歸家，因家無恆產，招幾個鄉里子弟，授拳術以資餬口。那年秋季大水爲災，田木淹沒，飢民遍野，幸得該縣富豪周吉人發粟賑濟，接戶散給口糧，每圖推一公正人，偕同里甲查明戶口，以防舞弊。振東亦在被推之列，常往周家領粟，得與吉人及他兒子玉如相識。這一次吉人獨資捐輸賑濟，義聲載道，遠近皆知。不料山東地方自古多盜，時有擄人勒贖的案子。一日，周如玉赴桑梓店，母舅家祝壽，道出灤口，被十幾個彪形大漢，劫奪而去。蒼頭周福嚇得屁滾水流，趕回家中報信。吉人年近花甲，膝下只有這一個愛子，聞此警報，急得六神無主，聚着家人商議，打算報官營救。司賬平梅汀攔阻道：「請兵會剿，只怕盜匪挺而走險，公子反多不利，還是等待有了來信，我去接洽取贖的好。」吉人依言眼巴巴守到第三天，果然接到一信，要索贖款五萬元，約期到固山龍王廟前接洽。吉人便叫梅汀去接洽，不料自日中等到

日落，不會見有人來，只好回轉，後天又接到一信。信上說：「公子已被同夥劫去，且待找着了，再行通函接洽，我輩作事磊落光明，不願以詭言欺騙足下，所以昨日不曾派人來接洽。」就此杳無音信，吉人急得坐臥不安，便問梅汀有無營救的方法？梅汀沈吟了一回，答道：「我來介紹一個名教師趙振東去偵查，此人行俠好義，武藝出衆，去年冬賑時候，他也到過這裏幾次，公子的面貌他也認得，只怕他不肯担此重任。」吉人道：「你去設法邀他來，待我當面懇托他。」梅汀道：「邀來不如登門懇求，來得鄭重，吉人立起身來說道：以速爲貴，和你就去求他，於是二人移步出門，急急的趕到趙家，振東只道他們來查核賑款，殷勤招待，吉人劈口就道：「久慕俠士大名，特地登門拜懇，助我一臂之力，接着把玉如失蹤的始末情形，詳述一遍，并說若能救出小兒，願以盜匪勒贖之數作酬勞。」振東答道：「吉翁乃當世慈善大家，本邑數十萬子民，俱沾德澤，去冬愚母子亦叨恩施，如今公子被劫，敢不盡力營救，至於將贖款作

酬勞，這是以暴易暴，不敢聞命。梅汀僂言道：「酬勞問題，將來再說，現在可要聘請幾個助手同行呢？」振東答道：「現在用不着助手，且待探得了消息，自諒能力不夠，必得要能人相助，也只好由我去邀請。」吉人拱手道：「種種拜托，接着遞過一紙銀票道：『這是旅費，務請收納。』」振東推辭不過，只好收了。吉人鄭重拜托而歸。振東稟明老母，馬上出外查訪。那時山東巨匪，共有四大幫，各有疆界，彼此不得越界做案的。振東心想出事地點在灤口。這是胡家幫的地界，便一脚邊先到胡家莊，瞧見道傍一家酒店，並無市招，只在屋檐上插着一面青色酒帘，知道是盜匪所開設的。看官們，你道他不會當過捕快保鏢，不會做過強盜，怎樣會曉得盜匪中暗號呢？原來是在少林學藝時候，和師兄弟們無意中講起的。這種酒肆，並不是黑店，一樣公平交易，以備同道中過路打尖，并接洽事情的。當下店小二見有主雇登門，忙來招待。振東叫他打了一壺酒，和四碟下酒物，一壁自斟自飲，一壁向店小二借端探問，漸漸說到本

題，問他：可曉得灤口的財神？是那一幫請的？店小二很驚異的望着振東，半晌不則一聲，振東含笑說道：你莫誤會是公役，老實說我來接洽取贖的，只因不曉得財神藏在那裏，特地向你探口氣。店小二信以為真，便和盤托出的說道：說來話長，那天臨城幫的二姑子，到胡家莊來游玩，路上遇見了那個財神，便叫胡家幫派人將財神請到莊上，打算五萬金放贖，不料二姑子回去，向她的父親說明了，來朝就派人來將財神接去，說明取到了贖款，兩幫均分，那末你要接洽，須到臨城抱贖峪，不過那裏是四大幫的首領，三幫都聽他指揮，防備森嚴，和這裏大不相同。振東問道：臨城幫首領叫什麼？店小二答道：人稱活閻羅李豹，手下能人不知道有多少，振東得着了這個消息，快活非常，會過酒鈔，賞了小二一些酒錢，走出店門，洒開大步，一路向臨城進發，到得那裏。山地荒野，愈走愈覺險峻。尤其是峪口，只容一人出入，真有一人當關，萬夫莫入的險要，忽爾轉念，盜匪既不通函接洽，箇中定有蹊蹺，此時上

山，斷然不能深入盜窟，就算肯接洽放贖，爲數必巨，還是守到深夜，上山暗探，較爲周密，打定主意，轉身下山，投臨城旅館暫住，等到夜半，更換夜行衣，身穿二十四檔密門鈕扣的玄色窄袖短襖，兜襠短管褲，足上穿一雙爬得山過得嶺，鷓子翻身跌殺虎的緊口快靴，腰懸百寶囊，背插單刀，從窗口飛身上屋，身輕若燕，奔到屋盡處，使個老鷹撲水之勢，縱身及地，一路連躡帶縱，逕向抱犢峪奔來，時當下旬，月色微明，進得峪口，耳畔惟聞風吹樹木，颼颼作響，正行到一條石澗間，面澗約摸二丈光景，低頭下望，但聞泉聲潺潺，黑越不曉得是深是淺，抬頭四望，並無石橋可渡，便使個燕子歸巢之勢，足尖用力，身體好像流星似的，飛過石澗，剛正兩足在山石上立定，只見一條黑影，從頭上經過，嚇了一跳，留神細瞧，好像似個人影，向山上去的，心想必是我道中人，來此窺探，若說是巡山頭目，見了我怎肯不加盤詰，想到這裏，反覺胆壯得多，本則他步步留心，恐蹈陷阱，現在見黑影已飛一般的上山去了，以

爲前路並無埋伏，也就洒開大步，直上山峯，那知奔了一程，兩足誤踏陷桶，下陷二尺許，用力上拔，似覺有利刃刺痛，曉得是埋伏，便掣刀砍地，但見火星四濺，都是天生的山石，頓使英雄無用武之地，他想只有望這條黑影來接手，究竟是不是同道中，身臨盜窟，猶不使出聲叫喚，忽爾想得夜行人有個拍手的暗號，且等我姑妄試之，一壁想，一壁把單刀插好，伸着兩手合拍幾下，目不轉睛的向山上瞭望，久久不見動靜，驀地裏覺得背上單刀被人抽去，慌忙回顧，見是個妙齡女郎，藍帕包頭，身穿一套皂色夜行衣，在月光下望去，年紀約摸十六七，心想更深夜靜，盜窟中何來此青年女子，便訝然問道：姑娘因何黑夜來此，女郎問道：足下是否趙振東先生，振東很驚異的問道：姑娘緣何識得賤名，請道其詳，女郎答道：且替先生除去了陷桶再談。說着，就將單刀從石隙中插下，把一方巨石挑開，振東見兩足踏在木桶中，周圍都是鋒利尖刀，女郎掣刀將木桶砍破，振東方得將足拔出，原來這裏已近盜寨，

路上滿裝陷桶，盜匪出入，都在山石上行走的，當下振東又向女郎詢問，女郎道：此地非講話之所，請到那邊松林中容稟。振東便跟隨入林，女郎說道：奴名隱紅，因父親身受周吉人再造之恩，臨終將奴投靠他家爲婢，恩公遇我甚厚，認爲義女，今因公子被擄，特來暗探。振東問道：令尊受過吉人什麼大恩呢？隱紅答道：家父壯年做保鏢的，因結仇太多，改營商業，不料被盜魁截賊陷害，捉將官裏去，險蒙不白之冤，那時奴和母親賃居恩公餘屋，曉得我父素來安分守己，仗義營救，不恤巨金運動，我父纔得無罪開釋，受此再造深恩，故命我投靠他家，以圖報德，先生此來，可也是暗探周公子消息麼？振東答道：我受吉人重托而來，今得姑娘相助，諒可把公子救出了。隱紅答道：談何容易，這裏埋伏重重，盜首李豹勇不可當，且煉有毒藥鏢，見血封喉，所以江湖上稱他活閻羅，先生遇着了，他須格外留意，若然他敗逃，切不可追趕，說罷兩人飛步上山，步步都踏在山石上，一剎那已抵前寨門，遠遠地見有火把，

曉得是巡山的盜黨，兩人就飛身上屋，振東在前，隱紅在後，翻過了幾重屋脊，振東見後面是五開間的堂樓，靠東有火光射出，便越過花牆，躍登樓頂，使個猿猴倒挂之勢，兩足尖鉤着屋檐，身體下垂，不料屋檐下佈有銅網，網上滿繫銅鈴，頭觸網，釘鈴鈴一陣鈴聲響亮，嚇得振東連忙縮身而逃，耳內但聞高叫捉奸細，便飛也似的越牆而逃，迴顧隱紅影踪全無，心想，在屋頂逃遁，只怕暗器打來，便向外縱身及地，仍循原路下山，奔到松林相近，隱紅已在那裏等候了，不敢延挨談話，一直邊奔出了峪口，東方已發白，隱紅駐步說道：「險啊，盜窟中佈就天羅地網，休想下手，奴聽得廂房中隱隱有哭聲，好似周公子，便想下去背負而逃，不料廂房外面是個深池，只因奴不會探路，就縱身下去，覺得兩足沒水，方知上當，就使個鯉魚躍水之勢，回上屋頂，聽得一陣鈴聲，奴就溜烟逃到松林中守你的。」振東也把觸着銅網的話細說一遍，末了說道：「知彼知己，非我們倆所能奏功，姑娘你先回去，叫主人不用擔憂。」

我去邀請少林名師，共破此盜窟，以十日爲期。說罷，兩人分路，隱紅回家報告，表過不提。單說振東逕奔前程，打算去找尋包傑，常言道：無巧不成書，他正在急匆匆，躑路，忽見斜刺裏走過一個反挑包和尙，芒鞋布衲，飛步前行，脚下絕無塵埃飛起，瞧那背形好似大師兄一指禪，便直着嗓子叫道：大師兄慢行，只見和尙回轉頭來，不是一指禪是誰，振東趨前問道：大師兄從那道而來？現將何往？一指禪答道：朝山進香，現擬回轉少林，不知師弟現將何往？振東推說道：想到嵩山尋訪你，只因臨城巨盜李豹猖獗，擄了敝邑慈善家周吉人的愛子，生死不明，小弟受托往探，險墮陷阱，故此趕來懇請師兄，助弟一臂之力，爲民除害。一指禪答道：活閻羅橫行山東，早有所聞，不過事不干己，出家人未便與聞俗家事的。振東道：老祖師立願授徒，原爲扶助善人起見，而今被擄者確爲慈善大家的愛子，務請師兄仰體老祖師抑強扶弱，勸善懲惡的宏願，同往臨城，不必輕開殺戒，只要救出肉票，似與少林戒律並無

妨礙，一指禪推辭不過，便同振東趕到臨城，逕上抱犢峪，察看一周，然後找旅店安歇。當晚師兄弟倆商定營救方法，來朝振東化裝頭陀，同着一指禪，直到盜窟前寨門，席地而坐，面對寨門，敲動木魚，口宣佛號，小嘍嚕連次驅逐，一指禪置若不聞，那李豹年紀已有四十多，兒子已死，膝下只有個愛女二姑子，二八年華，生有幾分姿色，李豹視同掌上明珠，想替她覓個乘龍快婿，這次擄得了周如玉，見他生得面如冠玉，脣若塗脂，曉得他是富豪的愛子，便欲招他爲快婿，如玉答稱家中已有老婆，李豹逼他寫信還家，請老婆退回娘家，如玉不允，遂被囚禁，那一指禪守了半天，不見動靜，格外把木魚敲得響亮，李豹聽得了，傳令把守前寨門頭目毛勇，將和尚驅逐下山，毛勇走出寨門，叱道：「瞎眼禿驢，可曉得這裏是什麼所在，還不下山，要把你們師徒倆，拋下去了。」一指禪只做不理會，毛勇無名火直冒，奔上前來，要想把木魚拋下山去，一指禪伸着右手一個指頭，遠遠地向他一點，毛勇向後栽倒，昏迷不知。

人事，小嘍嚙嚇得目瞪口呆，一溜烟入內稟報，李豹不信世上有這等能人，馬上帶着八個護衛，手掣鋼刀走出寨門，嘍嚙喝道：寨主出來，賊禿還不跪接，話聲未絕，一指禪也向他伸指一點，李豹亦然跌倒昏迷，八個護衛嚇得不敢動武，飛奔入內稟報二姑子，二姑子慌忙奔到一指禪面前，哀懇道：家父和大師前日無仇，往日無冤，爲什麼要傷他性命？一指禪答道：周公子和你們有甚冤仇？要把他擄來拘禁？二姑子說道：周公子在此，優禮相加，馬上可以放還，家父已死，豈能復活？一指禪道：你將周公子還我，我將你父親救活，二姑子卽命嘍嚙入內，帶着如玉走來，振東起立辨認，正是周公子，便問道：公子在裏邊，受過痛苦嗎？如玉答道：十分優待，就不過不許還家，那二姑子發極道：公子已還給你們了，還我父親的性命來，振東拖起一指禪說道：不用救活他，我們下山去吧！說着，二人移步下山，不料二姑子啼啼哭哭，隨後趕來，拖着一指禪的布衲，嗚咽着說道：大師不將我父親救活，叫我活着無依無靠，

也請大師將我處死，接着向如玉說道：我們相請公子到山，並無惡意，款待如上賓，你不該請出大師來，結果我父親的性命啊。如玉便向一指禪討情道：論李豹的罪惡，誠然死有餘辜，不過此次擄我上山，他妄想招我爲壻，所以十分優待，情尙可恕，還請大師以慈悲爲本，貸他一死，一指禪便向二姑子說道：你能担當三樁條件，纔許你父親復活，二姑子道：請大師說明，能力所及，無有不依，一指禪說道：第一條，不準逗遛抱犢峪；第二條，遷往關外，永遠不準在關內做案子；第三條，燬棄毒藥鏢，這三條你能担保李豹遵守嗎？二姑子答道：我以性命作担保品，若然父親不依，我可和他拚命的，一指禪便掉轉身來，一壁同大家上山，一壁向二姑子說道：姑念你一片孝心，不忍掉頭不顧，論李豹幹這月黑殺人的勾當，難容他生存人世的了。說着，走到李豹跟前，一把髮辮將他舉起，向地上連春十幾下，李豹悠悠甦醒，一指禪便向二姑子說道：限你們三天，離開山東，倘敢恃頑不依咱的吩咐，咱仍要來收拾你。

們性命的說罷，就和振東、如玉取道下山。二姑子即將担保的三樁條件，向老父說明。李豹長嘆道：「我橫行山東七八年，惟我獨尊，而今一世威名，盡喪在禿驢之手，本來無面目再見山東父老，整備來朝動身，出關投奔紅鬍子去吧！說着，吩咐小嘍，將毛勇的屍體掘土掩埋，父女倆回到寨中遣散手下，收拾細軟，等到來朝動身，表過不提。且說一指禪下山，來至臨城，卽和振東作別分道。如玉誠懇攀留他同歸禹城，一指禪執意不允，便道：「後會有期，再見吧。」說罷，洒開大步，取道回轉少林去了。振東和如玉也就雇車取道還家，兩人坐在艙中，很覺寂寞。如玉便向振東問道：「大師莫不是劍仙？否則怎樣能夠兩手空空？忽爾將李豹處死，忽爾又將他救活呢？」振東含笑，道：「並不是劍仙，他懷有少林獨傳的絕技，叫做一指禪，聚全功在一指，不必著人身體，只要被指頭風帶着，憑你鋼筋鐵骨，未有不倒地昏迷的，故爾他就取一指禪三字爲法號。如玉很驚異的問道：「這樣的功夫，非但目所未睹，簡直耳所未聞，趙

先生你也是少林出身，諒必也懷此絕技？振東答道：談何容易，莫說我等功夫淺薄的俗家人，無此絕技；就是少林寺裏的出家人，也只有他一個，要知此種功夫，須練習十年，始得成功，初練時用油燈置暗室中，寧神靜氣，相離尺許，用右手食指運足功勁，憑空指點，不得稍偏，練至燈燼一指即滅爲度，然後將身體漸漸移遠，至距離二三丈，也能一指即滅，那末用玻璃罩着練習，至玻璃不碎，而燈燼能應手即滅，始告成功，向人血穴中遙指，全身血脈盡閉，立即撲地昏迷，如玉問道：血脈既閉，如何可以救活呢？振東道：好比跌悶，不是也可施救的，剛纔將李豹連春幾下，全身血脈流動，自然甦醒了，不過越時過久，便無可救治了！要知內功名目衆多，以外更有黑沙手，最爲利害，練成了那隻手，觸物便壞，觸人便傷，所以練者絕少，其他如鐵牛功，這是專練腹部的硬功，練成了腹部不入，可用木槌鐵尺擊扑，絲毫無損，還有剛柔兼濟龍爪功，全功運在指頭上，抓人穴頸，着體即麻木不能動，釋手即可復原，這個

就是擒拿手，練者最多，如玉聽得津津有味，等到車抵禹城，吉人見了愛子，真是喜出望外，父子倆同向振東跪地拜謝，振東連忙還禮，當下備着豐盛菜肴，款待振東，如玉在席上，向老父說明，留振東在家，教授武藝，振東慨然允諾，就此振東等在周家，師生十分投契，東家亦然格外優待，光陰迅速，已屆一年，那日，吉人正坐在書室中，和振東談論拳術，忽然使女月梅，面容失色的奔到吉人面前，報告道：儲藏室門上的鐵鎖已脫落，玉少爺入內檢查，不見了白玉壽星，有請師爺和老爺同去觀看，吉人如聞晴天霹靂，慌忙同振東走到儲藏室中，如玉說道：衣服首飾，原封未動，只失去了那件欽賜的玉壽星，吉人蹙足道：壽星是傳家至寶，還是我先祖在禮部侍郎任上，適逢七十歲，蒙聖恩欽賜這個白玉壽星，高約尺許，是一塊羊脂白玉琢成，耳目口鼻，是天然生成的皮臊，的是一件寶貝，兼之是先皇御賜，物失去了要受處分的，這便如何呢！振東道：既是皇家欽賜的至寶，不可聲張，吩咐男女僕役，不許漏

洩口風，等咱出去偵緝，能得珠還，也未可知。吉人拱手道：有勞先生幹這捕役勾當，那裏說得過去呢？振東笑道：久蒙優待，理當效勞，況且是私下偵緝，並非當真充捕役，何足挂齒。說着，走到室外，查看痕跡，見簷端屋瓦已亂，曉得盜賊是從屋上來的，於是辭別吉人出門偵查，日久不得線索。一日，行抵徐州地界，巧遇周俠，振東便問道：周師弟多時不見面，現將何往？周俠答道：從家鄉來，到此探親，原來他在西平縣病了半個月，因爲身體不甚健康，就雇舟逕回常州，這時在家得悉姑丈病重，特來探病，當下還聞振東到此，有何貴幹？振東以直告之，那周俠自從結交了趙福生，得悉徐州有名捕王義，歷破巨案，名聞大江南北，故向振東舉荐道：偵緝非得名捕相助，不爲功，此處有名捕王義，兄往求之，事必有濟，振東大喜，別過周俠，一路問訊至王義家，王義殷勤招待，問明振東的來意，初尙以年老力辭，經振東再三懇請，始允伴同緝，他年約六十光景，雖已退卯，幾處著名盜賊的窟穴，却都曉得，當下件同

振東一路查緝，過了七八天光陰，仍無所獲。那一日，走到獲鹿縣地界，偶入酒肆中打尖，那王義是到處留意的，見酒肆中有兩個江湖上人對坐沽飲，便在傍邊空桌上坐下，一壁和振東對飲，一壁留心聽他們談話，兩人都喝得面紅頸赤，都有七八分酒意，故爾出言無忌，任意亂談，一個紫糖色面孔的壯漢說道：「後天是李首領五十歲大慶，老哥你打算送什麼壽禮？」一個落頭鬚大漢答道：「咱是硬漢，不會拍馬趨奉的，比不得許小哥哥，爲了首領做生日，特地趕往禹城縣，偷盜周吉人家的玉壽星，以作禮品，首領極口稱讚他能幹，咱是沒有什麼重價禮品，打算送一個幃子。王義無意中聽得了這個消息，便向振東做了個眼色，振東點點頭，一剎那兩個醉翁會過酒鈔，搖搖擺擺的去了，振東打算釘梢，慌忙出錢會了酒鈔，王義說道：「少安毋躁，釘他們去是無用的，醉漢所說的李首領，便是白王莊悍匪李世雄，手下黨羽有二三千，他力能舉鼎，善用大刀，而且練有鐵牛功，渾身刀鎗不入，他原是箇總兵出

身，失去了汛地，纔革職落草，手下都是他的舊部，官兵尙且莫奈他何，你一人莫去冒險，振東道：「既然曉得了玉壽星所在，難道就罷了不成？」王義說道：「你往北峪沙塔寺懇請獨目僧相助，他是少林出身，武功出衆，只有他能敵李世雄。」振東道：「獨目僧是我的師伯，往求定肯助我。」王義道：「現在我職務已盡，和你再會吧？」振東留他不住，只好相贈路費而別。振東取道到北峪沙塔寺，請見獨目僧，原來在少林寺裏見面過的，卽以弟子禮拜見。獨目僧將他扶住，延入方丈，略敘寒暄。振東卽以來意奉告。獨目僧道：「出家人素不與聞外事，現在你路遠迢迢到此，只好破戒一行，不過只取回原物，莫爲己甚。」振東答道：「謹遵師伯吩咐。」獨目僧便留振東在寺中就榻，來朝獨目僧吩咐振東在寺等候，他便子身而去。逕抵白王莊，正值李世雄懸燈結綵，大慶生辰，水陸兩路的盜匪，陸續登門，送禮道賀。獨目僧雜在來賓中，混入壽堂，只見一尊白玉壽星，高供在桌子上，賀客都向壽星行禮。世雄在傍還禮，獨目僧出其不意，

搶得玉壽星縱身一跳，已至壽堂滴水簷前，李世雄大怒道：「賊禿，敢來捋咱我的虎鬚，說着，飛步趕來，獨目僧使個猿猴昇木之勢，飛身上屋，世雄也就跳上屋頂追趕，獨目僧越過幾重屋脊，使個老鷹撲水之勢，飛身及地，逕向護莊橋奔來，只見斜刺裏奔出十幾個盜匪，手執雪亮鋼刀，迎面砍來，獨目僧舞動袈裟袖，各人手中的鋼刀都噹啷落地，等到世雄從屋頂躍下，和十幾個盜黨，拾起鋼刀追趕，獨目僧已經去遠了，世雄見他那樣神出鬼沒的武藝，曉得拿他不住，吩咐手下不必追趕，獨目僧回到寺中，將壽星交給振東，振東用厚紙包紮妥當，拜別獨目僧，取道回轉禹城，交還原主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三)

傳家寶變爲禍胎

惡強徒尋仇結怨
慈善家絕處逢生

却說趙振東回到禹城，將玉壽星繳還吉人，吉人誠懇道謝，馬上設席賀功，父子倆列席相陪，一壁勸酒，一壁探問經過，振東就將先同王義探得消息，後求獨目僧到白王莊，李世雄盜窟中，將玉壽星搶出，一五一十說個詳盡，如玉聽說，稱讚獨目僧武藝超羣，而且我們和他素昧生平，肯替我們如此出力，甘與悍匪結仇，義俠心腸，更屬世無其匹，接着，向吉人說道：爸爸，我們應當備厚禮，酬謝獨目僧，振東說道：不必多此一舉，就是送去，他也不受的。父子倆聽說，只好作罷。等到酒闌席散，吉人預防再有人來偷盜玉壽星，即將振東的臥榻，搬在儲藏室外面廂房中，十幾天平安無事，迴轉筆來，再敘李世雄正在慶賀生辰，忽被獨目僧闖入，奪去玉壽星，世雄追趕不及，回到裏邊，吩咐擺酒款待來賓，各路的水陸盜魁都在席上，世雄便向衆賓問道：列位，可認識這個一隻眼禿驢是誰？有個名喚江海龍的盜魁答道：他叫獨目僧，本領的確不弱，大哥，他係空手而來，並未傷人，犯不着和他結仇，常言說：冤

有頭，債有主，只要和玉壽星的主人算賬好了。世雄也以爲然，當時要緊招待各處來賓，忙碌了六七天，那日，下令看操，原來他手下，共有二千黨羽，分爲四隊，每隊五百人，派五個頭目率領，第一叫龍虎隊，專司護衛的；第二叫貔貅隊，專司搶劫的；第三叫飛鷹隊，都是飛簷走壁的一班悍賊；第四叫游魚隊，專司水路買賣，共有一百號舢舨小船，散泊各處，奉令則聚集一處，當下傳令龍虎貔貅二隊，操演技擊，直到午刻方散，世雄傳令飛鷹隊目趙四，往禹城盜取玉壽星，趙四奉令，身藏要用傢伙，取道逕抵禹城，那周吉人的住宅，是在石皮街，趙四就在近地客寓中安歇，等到半夜，更換夜行衣，右懸百寶囊，左插單匕首，原來他不會曉得裏邊有能人保家，不會預備長傢伙，就從窗口躍登屋頂，越過了十幾重花牆，他日間早已看明出入路徑，便連躡帶跳，逕抵周家第四進屋簷上站住，使個飛燕入簾之勢，縱身下地，好得他上次已經來過，門戶熟悉，直奔西廂房，曉得裏邊是儲藏室，上次是閉門落鎖，現

在室內有燈光射出，知已有人睡在裏邊，板扉門得緊緊的，忙從百寶囊中取出一柄柳葉鋼刀，從下插入門縫中，用力向上猛抬，只聽拍的一聲，木門落地，順手推門，未敢直入，探首張望，那振東是有功夫的能人，當木門落地，他已在牀上驚醒，連忙坐起身來，隔着紗帳，瞧見有人探首入門，忙從枕畔取起飛鏢，從帳縫中刷的一鏢飛來，趙四瞧見帳門顫動，曉得有暗器來了，慌忙縮身退步，說時遲，彼時快，一鏢正中肩窩，痛得幾乎暈倒，振東手執單刀，揭開帳門，跳下牀來，喝道：鼠輩，那裏逃，說着，一個騰步，躡到房門跟首，趙四回顧雪亮的單刀，懊悔不曾帶長傢伙，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身子一蹲，飛身上屋，手中拾起瓦片，向振東迎面飛來，振東側首避過，脚跟一墊，身體和射箭似的，已到屋頂，不過和趙四相距足有三四丈，近則恐怕立足未定時，被賊人打倒，那趙四曉得遇了勁敵，插翅也似的越牆而逃，振東只道有賊黨偕來，不敢冒險追趕，縱身及地，喚起家人及如玉父子，四面找尋，紛紛擾擾，

直到天明，一件東西也不會失去，父子倆都向振東道謝，那趙四逃回寓中，取出傷藥塗敷創口，然後睡覺，客棧中全然不知，來日趙四起身，借端向茶房探問，方知周吉人請了趙振東爲保家師爺，一人知難成功，只好回莊繳令，稟明一切，世雄大怒道：「你太沒中用了，就使姓趙的有三頭六臂，也不該和他善罷干休，這個好比玩兒，你都辦不來，怎能打家劫舍，幹得大事呢？」趙四說道：「只因第一次去，不曾遇到保家的，所以這會不曾預備廝殺，長傢伙都不曾帶在身旁，只好回來請令再去，誓把玉壽星奪回，世雄冷笑道：「他那裏既有能人保家，你一個人前去，徒然坍台，說着，吩咐嚶囉，傳飛鷹隊四頭目進見，一剎那，張猛，陸英，黃虎，朱豹，進見，世雄吩咐道：「着你們和趙四同往禹城縣，奪回玉壽星，不得有誤，五人奉令退下，各將慣用武器藏入包囊，就此動身，取道直抵禹城，仍投客棧安歇，那五人中，張猛兩臂有千斤之力，陸勇善使雙刀，趙四身輕若燕，飛簷走壁，如履平地，惟有朱黃兩人，不過中等武藝，當

下，議定分兩起行事，張陸迎敵，趙黃盜寶，朱豹接應，分派已定，各人更換夜行衣，腰懸百寶囊，背插傢伙，趙四首先從窗口躍登屋頂，四人隨後躍出，跟着趙四一路連躡帶縱，越過十幾重屋脊，直到周家第四進屋上，趙四指明儲藏室，張猛陸勇各使個飛燕投巢之勢，縱身下地，趙四同黃虎躡到儲藏室上面，輕輕揭除屋瓦，出利刃截去兩根木椽，趙四便從空隙中，使個獼猴倒挂之勢，足尖勾住屋頂，倒身而下，黃虎也依樣葫蘆，倒躡入室，趙四忙從百寶囊中取出電筒，找尋玉壽星不見，料必藏在鐵箱中，便取出百寶鑰，由黃虎動手撥開箱門，玉壽星果然在內，連匣取出，趙四解下預備的包袱，包紮牢固，背荷肩頭，兩人仍向空隙處，使個獼猴昇木之勢，躍身而上，逕自去了。再說張猛陸勇，見兩廂中有燈光射出，陸勇掣刀插入門縫中，用刀向上猛抬，張猛發一單切手，板扇砰然開闢，那趙振東正在靜聽裏，問儲藏室中似有瓦屑落地聲，不像耗子，正在起身下地，打算到儲藏室中看個明白，忽又聽砰的

一聲，房門洞開，知道又有賊人來了，連忙手執牛耳撲風刀，縱身至房門後，等待賊人入室，砍他一個措手不及，那張猛也是江湖上的能人，並不貿貿然闖入，先在門縫中瞧得分明，有人躲在門後，便發聲冷笑道：好小子，躲在門畔做什麼？出來和咱老子戰鬪三百合，見個高下，纔算你好漢，原來張猛只想纏住趙振東，好使趙四在室內盜取玉壽星，振東早曉得裏邊也有賊人在內，雖顧了前面的賊人，不能再顧後邊的賊人，心想還是躡到庭中，能夠將賊人打敗，回到裏邊拿捉賊黨，或者還來得及！打定主意，縱身向庭中跳出，離地八九尺，自西廂房躡到東廂房簷下，瞧見兩個賊人，不像前次來過的，張猛打算等他跳出，砍他一個措手不及，怎奈振東武藝高強，躡得遠，縱得高，竟無從下手，這時便手執單刀，直向振東奔來，陸勇亦然舞動雙刀助戰，振東抖擻精神，以一敵兩，雖則抵當得住，一時却難取勝，正在酣戰間，忽然鏗鏘鏘，一陣亂鑼聲響，闔宅家人都從睡夢中驚醒，披衣下牀，張陸二人，知有整

備，張猛說聲走吧，便擋過一刀，兩人飛身上屋，振東正擬登屋追趕，不料把風的朱豹伏在屋脊下，見振東躍身上屋，就脫手一飛鏢迎面打來，却被振東伸手接住，還手打來，不料朱豹等三人已經越牆而逃，振東心窩着室中還有賊人，連忙轉身下地，只見如玉手裏拿着玉壽星，和義妹隱紅同立在庭中，振東劈口就問道：那個玉壽星，可是紅姑從賊人手中奪回來的？如玉答道：是啊，今宵若無紅妹相助，這件寶貝，又落賊人手中了。振東說道：我本聽得儲藏室中有瓦屑之聲，只因門戶已被二賊打開，要緊殺賊，照顧不到後面，紅姑怎樣遇見賊人，請道其詳。隱紅說道：自從前天晚上來了賊人，我料李賊不肯干休，必然再要前來盜取，故我每晚留心伺察，剛纔我聽得廝殺聲，瞧見屋上還有賊人，連忙躍登屋頂，果見兩個賊黨從儲藏室中躍起，我便躲在花牆下，瞧見一賊，肩上荷着包囊，急急趕來，出其不意，向他肩頭一刀劈去，包囊下墮，我便慌忙搶住，果是玉壽星，那賊人削去一耳，負痛而逃，我便從

屋頂躍下，取鑼敲動，嚇退賊人，免得傷了他們性命，結下深仇了。說罷，一起到儲藏室中，見屋頂已開着巨大天窗，檢查鐵箱中，除玉壽星外，一物未動，隱紅說道：現在須另覓儲藏室，這間屋子只好改作別用的了。當晚全家不曾睡覺，來朝雇匠修理屋子，玉壽星另室儲藏，就此相安無事，且說趙四盜得玉壽星，依舊被隱紅攔路奪回，反爾削去了一耳，回到客棧裏，便和四人商議道：周家能人衆多，青年女子，也能飛簷走壁，却不是好惹的啊！兩次不曾成功，他們必然將玉壽星移藏他處，更無從着手了。只好回莊繳令，你們以爲如何？張猛道：等在這裏，也屬徒然，還是回去商量爲是，議定後大家睡覺，等到來朝，算清房飯金，回莊向李世雄直言報告，世雄向着趙四冷笑道：都是你找來的煩惱，第一次盜取，却不用吹灰之力，現在五個人去都不能成功，只好且作緩圖，五人退下，世雄傳見游魚隊隊目姚大龍吩咐道：着派十號舡，散派禹城，專探周吉人父子，若然他倆雇舟出門，你便要在要路將他擄劫來。

莊，以備掉換玉壽星，不可傷他性命。姚大龍退下，就帶着十號舢舨，逕往禹城偵探，暫且擱過。且說周如玉等在家裏，每天和師傅趙振東討論武藝，只因為個公子哥兒，無心鍊習內功，只學得幾套花拳繡腿。一日，因妻弟張善昌結婚，他夫人已經先期歸甯，他到臨期，始行雇舟往賀，本擬請振東作伴，以資沿途保護，只因常有賊人到家，盜取玉壽星，所以振東不能遠離，他只帶隨身行李，同老僕張福一起動身，此去山西南張村，雖則路途香遠，似屬無妨，一路乘風破浪，行到第三日，忽然下着傾盆大雨，岸上有一壯漢，冒雨叫喚趁船，舟子恐非善類，置之不理，如玉見他渾身溼淋淋，好似落湯鷄一般，殊覺不忍，便叫舟子將船傍岸，招客入艙，見他生得濃眉環眼，虬髯滿頰，知道是個武夫，叫張福取出衣服，給他更換，叫他坐了，請問姓名，那壯漢答道：我姓莫名虎，家住黃河南岸小李莊，請問公子貴姓大名。那道而來，那道而去？如玉以直告之，即命張福煖酒，和莫虎對飲暢談，提及武功，莫虎口若懸河，津津

樂道如玉知他是個非常之人，益加敬禮，問他出自何師門？莫虎答道：出自少林。如玉又問道：敝業師趙振東亦係少林弟子，不知足下相識否？莫虎答道：鄙人投少林學藝，還在少年，相隔已有二十多年，令師不相識了。兩人話得投機，好似故友重逢，等到雨止天晴，如玉攀留同行，莫虎歡然允諾，舟行三日也不言去，如玉以厚禮待之。一日，傍晚泊舟，莫虎一躍登岸，如玉問他何往？答道：連日叨擾美酒佳肴，禮無不答，將往市酒脯，歸舟作東道，如玉伸手攔阻，他已酒開大步，飛也似的去了！隔不多時，手提酒罈，臂挽鷄鴨魚肉，一躍登舟，交給舟子，命即烹調共食，時值中旬，明月當空，虎與如玉踞坐船頭對飲，酒量甚大，連飲數十觥，對月高歌，興緻勃勃，忽然笑向如玉道：公子以我爲何如人？如玉含笑答道：公乃不得志於時的草野豪傑，莫虎拍掌大笑道：公真我的第一知己，敢不掏誠相示，實告公，咱乃橫行黃河南北的盜魁，趁舟時本擬不利於公，見公性情豪爽，以上賓之禮待我，乃是當世的孟嘗君，使

我惡意頓化爲善意，當此世亂年荒，水面多盜，故不忍捨公他去，此間非樂土，今晚必有鼠輩來攪擾，如玉驚慌得什麼似的，說道：「既非樂土，趁早解纜回舟，另尋市河停泊。」莫虎答道：「請公高枕無憂，盜來有我當之。」說着，從腰間解下一條軟鞭，放在桌上，仍舊舉杯飲酒。時當夜半，月明星稀，如玉忽聞上流有划槳聲，舉目前視，嚇得目瞪口呆，原來有三四十號舢舨，蜂擁而來，他雖然會幾套拳腳，從未經過大敵，故爾面容失色的說道：「盜船來了。」這便如何？莫虎道：「公速後退，看咱一一擊他們入水。」話聲未絕，盜船已傍船頭，如玉連忙退入艙中，莫虎離座執鞭舞動，盜船上兩個盜匪，不會瞧見，貿貿然各執單刀，使個鯉魚戲水之勢，躍登大船，不料足跟未曾站穩，軟鞭已從斜刺裏打來，正中二盜的頭部，眼前金星亂飛，脚下站立不住，兩個鴿子翻身，都跌入水中，月下交鋒，一班小船上的盜匪，以下望上，更瞧不清楚，只道二夥踏了空落水的，兩個盜匪亦然執單刀躍上大船，也被軟鞭打入水中，莫虎踏出一

步，把軟鞭向盜船叢中急急舞動，這班殺人不眨眼的盜匪，有的跌入水中，有的打得頭青眼腫倒在船板上，霎時間不約而同的，齊聲嚷道：姓周的油子利害，哥兒們留意傢伙。只聽最後一隻盜船上有人高叫道：既有整備，弟兄們不必上前，後退報數，一班舢舨船，一齊掉轉船頭，逃遠了六七丈，各盜輪流報數，缺少四人，已做了水鬼了。這班盜船，就是姚大龍部下的游魚隊，奉了李世雄的命令，到禹城探得周如玉雇舟遠行，纔跟蹤到此，要想擄人勒贖，掉換玉壽星，不料如玉半途得遇莫虎，拔刀相助，纔得逢兇化吉，這也是周吉人平生樂善好施，普濟貧民，種下無邊厚德，纔有這種巧遇。當下姚大龍回莊繳令，世雄聽說溺死了四個船長，暴跳如雷的說道：姓周的父子有多大能爲，敢和我幾次三番作對，咱橫行數十年，不曾遇着過敵手，難道就和他罷了不成，且待請到了能人，再和他說話。大龍唯唯退下，實則姓周的何嘗與他作對，都是他和姓周的過不去，本來強盜不講情理的，他以爲玉壽星

是我的珍寶，姓周的差獨目僧來搶了去，我應當要去奪回的，就此和周吉人父子冤仇愈結愈深，連帶丟開了玉壽星，要和他父子見個高下。再說，那莫虎見盜船已去遠，回到艙中，如玉連忙向他拱手道謝。莫虎道：我倆既成知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何用道謝？不過我聽得這班盜匪高叫姓周的利害，好似尋仇而來，公子，你和那幫盜匪做過對頭，結過深仇嗎？如玉答道：小弟是一文弱書生，怎敢和綠林豪傑作對，都是他們和我過不去，第一次我被活閻羅擄到抱犢峪，幸賴我師傅請到了一指禪，纔將活閻羅驅逐出關，第二次我們一家傳寶貝玉壽星被白王莊李世雄盜了去，也賴我師傅懇請獨目僧去奪回的，就此李世雄和我家不肯干休，兩次命人來盜取，均未得手，今晚來的定是李世雄部下。莫虎說道：是的，江湖上只有他兼做水陸買賣，手下有五百隻舢舨船，別一幫都是做陸路不做水路，做水路不做陸路的。但是李世雄素性專橫，做買賣尙且不肯讓步，和你做了對，只怕糾纏不休，你

須時提防，本則我想和你分別了，現在却有些不放心的。李世雄各地都派探哨，此番回去了，莫再冒險出門爲是。如玉唯唯答應，并懇摯留他同到南張村，莫虎不得已只好答應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三十四)

哈達僧與千里馬賽跑……

哈達步行勝寶馬

隱紅冒險探武場

却說周如玉買舟赴南張村，因妻弟張善昌續娶，特地趕去道賀，他是不曾出慣遠門的，但曉得南張村是在山西，以外都不知道，幸而吉人天相，半路遇着了莫虎，纔得逢凶化吉，安抵南張村，定要拖着莫虎，同到岳家住宿，莫虎執意不肯，向如玉說道：咱只好暗地裏保護，若然住在你令岳家裏，一經露臉，李世雄暗探密佈，消息靈通，就要曉得，咱犯不着去和他結仇，如玉道：李賊的老巢，在白王莊，不見得派

暗探到這裏來的，莫虎答道：白王莊也屬山西地界，離此不過百數十里，南張村還是他出沒的所在，那得會不知道呢？如玉聽說，嚇得目瞪口呆，顫聲說道：早知如此，懊悔多此一行，莫虎道：既已到此，懊悔也沒中用了，有咱在暗中替你留意，諒情不會弄出岔枝兒來的。說着，兩人就近找客寓，莫虎就在一家松記客棧中安歇，如玉即到岳家，和張善昌賀喜，入內見了老婆淑貞，劈口就埋怨道：你何苦一再來信邀我，害我路上遇盜，并且這裏還隣近李賊的老巢，十分危險，使我坐立不安，打算明天就要悄悄地動身，你關照善昌不要留我，淑貞問道：既然路上遇盜，怎樣脫險到此的呢？如玉就把遇着莫虎一席話，詳細說明，淑貞道：我打算和你同行，你以為好嗎？如玉答道：和你同行，豈不要被李賊看破了，又要發生危險的事來，我叫張福等在這裏，緩幾天你和他買舟歸來好了！說着，善昌走來邀他入席，如玉就把上文的話，向他約略說明，郎舅倆心中都很擔憂，如玉還心罣着莫虎，略飲幾杯，就逃席來

至客棧裏，同莫虎沽酒對飲，如玉說道：「小弟打算明天就動身回去，懇求老哥伴送，心實不安，子身而行，猶多危險，請老哥一言以決之。」莫虎答道：「咱出門日久，歸心如箭，此間離咱們小季莊，不過數百里，若然送君歸魯，路程遙遠，回莊又須延緩一二月，這却要望你原諒，咱有一兩全之計，請君隨我回莊，然後由別路回轉禹城，路上必無危險，可保一路平安，如玉聽說，滿懷憂慮，消滅得乾乾淨淨，便在房間裏開懷暢飲，直吃到半夜，兩人便醉眠一覺，等到醒來，已是紅日滿窗，連忙下床盥洗，辭了善昌，一面算清店飯金，兩人就此動身，遇水駕舟，逢陸乘車，一路曉行夜宿，那一日已抵小季莊，莫虎在前走過護莊橋，只見一班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排班迎接，都向他行禮，如玉跟着莫虎直到聚義堂分賓主坐下，卽有四個頭目進來，向莫虎報告三個月來的辦事情形，等到黃昏，設盛席款待如玉，并出八個歌姬侑酒，都是裝束入時，彈唱兼能，莫虎笑顯如玉道：「這班歌姬都是幼年買來，請人教授而成，如玉

連連讚美，話休煩絮，如玉酒罷歸寢，來朝起身後，誠懇拜謝而行，如玉竟得安抵家中。且說李世雄接得姚大龍的報告，曉得如玉在南張村張家吃喜酒，卽着四個飛鷹隊隊目，到南張村出入要道，守候擄劫，那四個隊目中，惟有趙四認得周如玉面貌，不料空等了三天，張家的賀客都已散了，仍不見如玉經過，直到第四天，如玉夫人也帶着張福雇舟還家，趙四同張猛陸勇駕着舢舨，尾隨其後，只道如玉守在半路落船的，跟隨了兩天，張猛打算擄如玉夫人去繳令，趙四攔阻道：張大哥你太糊塗了，寨主訂定十條軍令，第六條就是不準擄劫婦女，違者打軍棍一百，難道你忘記了，張猛道：既然如此跟她則甚，回莊去吧。於是掉轉船頭，回到白王莊繳令，李世雄聽說又撲一個空，便道：難道姓周的有五遁法的，否則趙四目睹他在張家喜筵席上，怎麼會守不到，說着，便叫謀士王明，起六壬課占卜，是否藏在張家，還是遠走了，王明便洗手焚香，誠心占卜，說道：照課論斷，已經水路歸去了。李世雄恨得牙癢之

地說道：姓周的狡猾已極，趙四等都是沒用之徒，必得咱親往禹城和他們父子倆見個高下。趙四說道：周氏父子手無縛雞之力，都是少林門徒幫着他，和我們爲難。王明說道：寨主乃萬金之體，犯不着親自出馬，咱來舉荐一人，管教把少林門下一起降服。李世雄說道：少林名滿天下，倒也不可輕敵的，你舉荐的是誰呢？王明答道：是我的師傅哈達和尚，原是西藏出身，壯年到中國朝山，就在四川峨嵋山鐵佛寺駐錫，我家宅子却巧在佛寺隣近，所以我常到寺中隨喜，見他常在那裏練功，我就拜他爲師，習得一點武藝。李世雄問道：你的師傅有什麼驚人武藝，可以降服少林派？王明答道：渾身刀槍不入，練有金鐘罩功夫，兩手觸着人身，筋骨立斷，而且單手能舉千斤重的鐵鼎，拳脚之精，世無其匹，兼之他曾吃過少林和尚的苦頭，纔訪名師苦練二十年，始成這種驚神泣鬼的本領。世雄聽說快活得什麼似的，馬上配齊八色禮物，都是重價的古玩，結束周密，遞給王明道：你跨着我的坐騎去吧。王明就

將禮物背上肩尖，一脚邊奔到馬槽裏，牽出那匹龍駒，名喚雪獅子，能日行一千二百里，那是一個馬賊當做壽禮，贈給李世雄的，的確是一匹龍駒寶馬，當下王明牽去後寨門，扳鞍上騎，一路望四川進發，有此龍駒代步，不消幾天已到峨嵋鐵佛寺，先到家中見過妻兒老小，將雪獅子叫兒子帶去，他就到寺中拜見師傅哈達和尚，呈上禮物，并請帖，哈達便叫王明一傍坐下，看過禮物和請柬，說道：「寨主何故送如此重禮，叫咱那裏敢收受，只好原禮奉璧。」王明道：「寨主久慕師傅大名，特命小徒趕來相請，幾色禮物，是寨主的敬意，就使師傅不收，小徒也不帶回去的。」哈達問道：「寨主和那一幫好漢結下深仇，要爲師去替他出力呢？」王明就將上文盜取玉壽星的始末情形，備述一遍，末了說道：「師傅本和少林幫有宿怨，現在一得而兩便，一則幫助李寨主洩忿，二則可爲自己報復前嫌，正是大好機會，豈容輕輕放過。」哈達答道：「咱與少林門下雖有嫌隙，究竟咱是佛門弟子，李寨主是綠林豪傑，事不干己，爲

師的未便出頭干預，有勞你回去善爲我辭。王明道：小徒有一兩全之策，務望師傅採納。哈達道：你且明白道來，能行則行，不能行則止。王明答道：師傅不去，未免辜負寨主盛情，到了那裏，不要去替他幹那擄贖盜劫的勾當，在寨主只想打敗幾個少林幫，師傅見了寨主，商定地點，擺設一個比武場，發表宣言，激怒少林門下，消不得要入場比試，本來師傅懷此驚人武藝，埋滅山中，未免可惜，借此大顯能爲，就可名聞天下，師傅何樂而不爲。哈達沉吟了一回，說道：你保住此去不叫我幹擄贖盜劫的勾當嗎？王明答道：願以身家作保，就使寨主要幹，小徒也可代爲立辭。哈達方纔首肯，說定來早黎明動身。王明回家歇宿，黎明卽起，進過早餐，告別家人，帶着雪獅子，來見師傅。那哈達早已整備，因爲是去和人比武，所以平生慣用的武器，一起用布袱包着，交給王明，縛在馬鞍上。王明素知師傅健步如飛，能日行八百里，却不曾眼見，心想今朝好試試師傅的本領了。打定主意，便向哈達問道：師傅我們只好走

到山下，添雇牲口，現在請師傅坐騎，小徒步行，哈達大笑道：這種口不應心的客氣話，說他則甚，這匹是龍駒，難道你步行跟得上嗎？還是你打算拖着馬尾走呢？你只管上馬趕路，咱有兩條腿也會走的。王明說道：遵師傅吩咐，小徒放肆上馬了。說罷，飛身上騎，點馬而行，恐怕師傅趕不上，不敢快走，趕了一程，雪獅子的腳底發熱，便咬緊嚼環一個轡頭，約摸奔了四五十里，王明要想扣住緩行，無如雪獅子的口勁大，休想扣牠得住，好容易用盡平生之力，扣住了馬，正擬回顧師傅，只見哈達笑吟吟立在馬前。王明很驚異的說道：師傅，你簡直是會飛的，否則那裏趕得上這匹馬呢？哈達說道：你不用照顧我，只管趕路，趁目前風和日暖，多趕一程好一程，遇到了兩天，這却不能趕路的。王明答道：理會得，扯手放鬆，雪獅子便四蹄騰空的去，本來龍駒寶馬，腳底快得好似射箭，用不着加鞭的，師徒倆一路曉行夜宿，那一天已抵白王莊，王明丟鞭下騎，馬匹自有人帶入後槽，他便入內報告。李世雄連忙出接。

一見哈達，拱手說道：久慕大師威名，如雷貫耳，迎接來遲，望勿見罪。哈達笑答道：小僧有何德何能，敢勞寨主出迎。說着，兩人挽手入內，至耀武堂上分賓主坐下。王明末座相陪，就將師傅步行趕得及雪獅子的能爲，詳細說明。世雄聽了，擣舌不下的說道：大師，你竟是當世飛仙，要知此馬非比等閒，憑你有名快馬，都不上牠，大師竟能同趕數千里，豈不是飛仙呢？哈達謙遜道：此等小技，不過敗走起來討些便宜，何足道哉。世雄道：大師太客氣了！這種神行本領，只怕沒有第二人。哈達答道：多得很，就是咱少年從師學藝時候，同門十二人，個個能日行千里的。世雄問道：這樣練習的呢？哈達答道：極其容易，只要兩腳拖鉛十年，至第十一年除去，便可健步如飛，越高牆，躍巨河，如履平地了。世雄笑道：要用十年苦功，纔能成此絕技，談何容易。接着，便向王明問道：令師可戒殺生的？王明答道：不生不滅，載在佛典，我師向不吃素的。世雄傳令廚房整備四桌盛席，傳齊龍虎隊，貔貅隊，飛鷹隊，游魚隊等各隊領，作陪。

客，在耀武堂上，替哈達和尚設筵洗塵，酒行三巡，世雄就將和周吉人父子結怨情形，詳告哈達，并請相助一臂，以雪奇恥。哈達勸道：寨主和姓周的本無寬仇，都爲了一尊玉壽星，弄出了許多煩惱，究屬是一件小事，犯不着大動干戈的。野衲却有個辦法，打算同寨主和各位好漢同往禹城，擺設一個比武場，下帖邀請周家的保家鏢客，入場比試，勝了他，那末向他索還玉壽星，這個辦法好不好？世雄答道：辦法甚好，不過擺設比武場，只怕官廳干涉禁上，哈達笑道：只消先化千金，請得一紙告示，不許閒人入場滋事，就可保無憂了。世雄道：謹遵大師吩咐，說着大家歡呼暢飲，直吃得酒醉飯飽，方纔撤席。次日，王明奉命，懷藏千金，先往禹城，向縣署及城守營設法運動，化費千金，請得一紙告示，語氣雖說不準閒人滋事，實則無異保護他們設場比武，這個就叫做有錢使得鬼推磨。肯化巨金運動，事事都辦得到的，世雄哈達等也來了，一面就在周家隣近，賃定一所空地，雇匠搭蓋席棚，將告示懸挂門前，哈

達便叫王明購買對紙和筆墨，他便大筆一揮，卽交王明揭貼場中，世雄舉目觀看，只見上句是「不與當地英雄比武藝」，下句是「專和少林門下見高低」，世雄讚道：寫得妙極，有了這副對句，不會節外生枝，省却許多磨煩了，請大師寫張請帖給周吉人，註明本人不來，須派少林門下作代表入場比武。哈達點點頭，取過一張梅紅單帖，一揮而就，世雄披閱一過，交給值場人，送往周宅，司閽人接着送到書室中，吉人父子，正和振東在一起閒談，當下三人同看這張請帖，只見外面寫着周吉人老爺，裏面寫着，一翌日在本城石皮街比武場候教，「李世雄哈達同訂」，右邊附註一行小字，寫着，「場設一月，足下倘若無暇，可派出自少林門下的門客，代表入場比試」，父子倆瞧罷，還莫明其妙，如玉說道：這是邀請比武的帖子，那李世雄就是白王莊的盜魁，這個哈達兩字奇怪得很，師傅可認得他嗎？振東答道：這個是當世四大和尚之一，原是西藏出身，現在峨嵋山鐵佛寺做長老，本領非同小可，他

的飛行術，簡直可稱獨一無二，能日行千里，和水滸上的神行太保差不多。如玉問道：當世四大和尚，還有三個是誰呢？可能去邀一個來，和他見個高下？振東答道：第一個是我的師傅，至正長老，第二個就是哈達，第三個是獨目僧，第四個是一指禪。我們師傅和德心長老無淨大師，向不干預外事，不肯下山的，至於一指禪，他只有這一種閉血功夫，若然從斜刺裏打他，他就沒中用了，并且哈達認得他，兩下不見得肯交手的。如玉道：如今李賊找到這裏，斷不能置之不理，明天將若之何？振東道：令妹隱紅小姐多才多藝，定有妙計，請她出來商量再說。如玉一溜烟奔入裏邊，向他的義妹說道：紅妹妹不好了，有哈達和尚要和我们爸爸比武，師傅請你出去商量對付之策。隱紅答道：一個禿顛，到得那裏，哥哥值得這般大驚小怪。說着，兄妹倆回到書室中，振東先將請柬遞給隱紅看過，隱紅說道：常言說兵來將當，水來土掩，請帖上既然註明可派代表入場，趙先生你有此好身手，儘可代表義父一行，振東

說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哈達威震川中，咱僅聞其名，未曾見過他，究有什麼功夫，不敢買賣，然就去和他交手，打算請紅姑娘，明日先行入場，只說父兄不在家，特地前來報告，并向哈達大和尚討教，不過要向他聲明不是比試，單請哈達打幾路拳脚，長些見識，看他們如何回答。若然執意和我們見了高下，答應了回來再商。隱紅唯唯，當下就差能幹僕役出去偵查，回來說，武場設在何小汀家裏，當晚振東一夜不會安睡，預防他們再來盜竄，等到次日午後，隱紅結束停當，內穿密門鈕扣的窄袖短襖，寬襠窄管結脚褲，外罩大紅綿紗的斗篷，綉帕包頭，足登一雙滿嵌利刺的扳尖薄底鐵綉鞋，好似隱娘轉世，紅線重生，笑吟吟走到書室中，向吉人父子說明，要去會這和尚了。吉人叮囑道：你千萬不要出手，這個和尚不是好惹的。說着，命張福跟隨同往，那武場相隔不遠，一剎那已到場中，隱紅舉目觀見，中央一座比武台，約有六七丈見方，地毯桌椅，點綴得很爲美觀，台高約摸一丈光景，台下空空，並無

東西墊脚，隱紅便向值場人說明來意。值場人走到後面木屋中，稟明哈達和李世雄。哈達說道：請她登台會話。值場人轉身出來，依言傳達。隱紅就使個猿猴昇木之勢，足跟用力，身軀和射箭似的，已到台上。那哈達向李世雄聽說吉人的女兒是個美人兒，連忙從台後走去。隱紅忙向兩人行禮，家兄遠出未歸，家父有病，特命奴登台向大師謝過。順道請大師一顯身手，容我在傍觀看，以資學習。哈達笑答道：你能一躍登台，也是個女英雄，何必客氣，請來比試一下，比拳比功，聽從客便。隱紅答道：我好似雞卵，大師好似巨石，怎能較量，請大師打一套拳脚，使我長些見識，畢竟不肯賜教，我只好下台去了。哈達是個名教師，早已看出隱紅是個有功夫的女英雄。特地前來觀看我的功夫，所以不肯獻藝。世雄在傍一再相勸，哈達方纔脫去袈裟，打了一套醉八仙拳，隱紅暗暗稱讚，心想醉八仙拳，是最難的拳法，哈達打來出神入化，連跌三十幾個筋斗，式樣個個不同，躍起身來，亦然色色各異，這却難能可貴。

當世找不到第二人。想到這裏，哈達已住手，神色不變站着，隱紅向他讚美道：盛名不可倖享，大師不愧爲四大和尚之一了！得觀一套醉八仙，勝過學習三年拳脚咧。承教承教，我要告辭了。哈達含笑說道：小姐，歸告令尊，速派代表入場比試，一月爲期。若然逾期不來，我們李場主要登門索取玉壽星的。隱紅答道：理會得，就轉身躍下平地，同着張福回到家中，振東見面就問道：可曾看出哈達有甚功夫，打過拳脚沒有？隱紅答道：見過他一路醉八仙，瞧他步位的穩練，跌仆的矯捷，好似有金鐘罩功夫的。振東道：金鐘罩創自張玉峯，硬功中推第一，渾身刀槍不入，那惡僧可有說話交代過嗎？隱紅卽就將哈達所說的話，述了一遍，振東道：能勝哈達的人，簡直沒有，我打算明天去會他，紅姑請你助我一臂之力，使個巧計勝之，最好不要傷他，和他鬧玩意兒似的，就向他服禮乞和，使他有火發不出，你看好不好？隱紅笑答道：用巧計勝他是容易的，只怕他不肯干休，振東道：又說出一番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

聽下回分解。

(三十五)

比武場巧勝金鐘罩……

以巧勝人仇恨解

昧心剪路性命捐

却說趙振東和隱紅預先商定，用如是這般的巧計，取勝哈達和尚，今朝兩人結束停當，吃過午飯，同步出門，逕抵比武場，石皮街上的閒人，已擠得水洩不通，瞧見一對青年男女，走進比武場，有的說他們是兄妹，有的說他們是夫妻，實在他們却是一對未婚夫婦，吉人早擬將隱紅許結振東做老婆，振東也非常合意，就為李世雄時常來糾纏，要緊商量禦侮，兩人的親事就無形停頓了。當下兩人分開觀衆，走到台前，各把身子一蹲，已到台上，哈達正在望台下觀看，只見男女倆和飛鳥似的躍到台上，兩足貼地，猶好似釘着樁，看出都是好本領，認出女郎就是昨日來過

的，便問道：姑娘今日到來，可是比武？武藝？隱紅笑答道：大師乃名震全國的老師，我們倆都是青年小子，怎敢和老師比武，說到這裏，指了振東續言道：這位是我的姊婿，生平最愛武藝，聽我說起了大師的拳腳，當世無出其右，特地同我登台，要向大師領教，哈達便向振東問道：足下貴姓大名，振東心想，直說了他曉得我是少林門下，勢必要和我見個高低，移名改姓，又非大丈夫之所爲，當下不過一轉念間，便答道：在下姓趙，名振東，虧得幾個飛鷹隊領都不在台上，無人識得他本來面目，哈達就問道：先和你打一路對子，然後比試內功，好嗎？振東應道：遵命，不過我是來領教，並不是來比武，要請大師原諒。哈達道：足下太客氣了，我們打一套醉八仙拳吧？振東就將呢帽大衣脫去，踏着四平步，使個混元一氣之勢，雙手合十施禮。只見哈達一足踏地，一足屈着，身子好似風擺荷花，並不踏什麼步口，就和振東起手對打。看官們，要知醉八仙爲一種拳法的名詞，不過打法却各家各樣，變化無窮，本來

八仙共有八人，其中有男有女，當然出拳各異，最難者莫如蹺脚李鐵拐的醉八仙拳，就是現在哈達打的這套拳脚，所以他一足常常屈着不貼地，振東打的是少林醉八仙，步位姿勢，和哈達絕然不同，各種破法，却是一樣的，兩人登在台上，你一拳，我一脚，正是棋逢敵手，打了好久，不分上下，台前的觀衆，個個拍掌，人人叫好，那隱紅立在台上，目不轉睛的瞧着哈達，忽見振東使個張果老醉後尋月之勢，起一單切手，向哈達肩尖上打來，哈達不用破法，趁着振東的切手，仰後一交倒地，振東只道他當真跌倒，心想，趁此按住了他，逼他收場罷休，打定主意，正欲上前，不料隱紅在背後，瞧出哈達是假跌，并且袈裟不曾脫去，一足屈在胸前，冒昧上前，就要被他跌到台下去，連忙將振東一把拖住，說道：大師不留意栽倒了，不得再上前交手，振東被這一語提醒，也知哈達是假跌，便含笑說道：請大師起來，賜教內功，哈達見他不上當，懊悔多此一舉，於是就地一躍，仍舊站立台中，台下的觀衆，不約而同的齊

聲高叫道：和尚沒中用的，已被少年打倒了。哈達聽說，滿面羞慚，暗想：這是自取其辱，只好待試功時，將他打落下台，纔顯我的本領，打定主意。只聽振東說道：晚輩對於內功，全屬門外，久慕大師威名，敢請格外原諒。哈達答道：我露着肚腹，聽你猛擊三拳，不過你也須讓我還擊三拳。振東說道：晚輩早已聲明不會內功的，那裏當得起尊拳。哈達道：便宜了你，只消向我作三個揖。振東大笑道：這是應當，就作十個揖也無妨。哈達就將袈裟脫去，解開襯衫，露出胸膛和肚腹，踏着步口，兩手前伸，運動金鐘罩功夫，頓時肚皮上生出許多小塊，大的似栗子，小的似龍眼，他練的是開口功，仍能和人說話的，當他運功時候，隱紅湊到振東耳邊說道：你切不可買賣然去擊他的肚皮，被他一收一放，保你跌到台下去，你只消伸着小指，搔他的臍眼，功勁只怕肉癢，他的金鐘罩就會消散，你宜拳上留情，輕輕地打他三下，管教他不還手，這時哈達露腹兀立着，說道：來啊，儘你用力猛擊三下，振東踏步上前答道：謹遵大

師吩咐得罪了。說着，就伸着小拇指，向他露出的臍眼中，急急搔動，哈達大怒道：「你猛擊三下，誰叫你搔癢？」振東見他肚腹上的小塊不見了，便道：「當真出拳了，就輕輕連擊三拳，哈達暗暗佩服，心想：我枉有了偌大年紀，涵養功夫不及他。此刻他要傷我性命，易如反掌，只因和我前日無仇，今日無冤，所以拳上留情，雖則使刀，弄散我的功夫，這是他一時爲自衛計，不得不然，弄散了我的功夫，却不乘我無備，打我的措手不及，這却難能可貴了。我雖則可以出拳防衛，但是有言在先，叫他猛擊，忽然又和他對打起來，豈不要被台下觀衆恥笑，想到這裏，一壁穿衣，一壁說道：「英雄出少年，老衲年邁，沒中用了。振東很恭敬的作了三個揖，說道：「晚輩要及大師的本領，只怕再學三十年，也望塵莫及，晚輩整備粗肴，打算替大師洗塵，不知可肯賞光否？」哈達答道：「願與好漢結個朋友，既承寵邀，敢不奉命。」振東道：「既蒙金諾，明日下帖相邀，并托大師轉邀李公，一同列席，告辭了。」哈達道：「恕不遠送，振東便同隱紅從台

邊躍身下地，回到家中，吉人父子倆見面就問道：看你們倆得意洋洋，定是奏凱而還？振東答道：靠着紅姑指點，僥倖不會失敗，算不得取勝的，若說哈達的本領，勝我十倍，角力角功，都不如他，哈達不愧是個天下名師，如玉問道：師傅既說不如禿顛，怎樣不會失敗，既不失敗，爲什麼算不得取勝呢？振東答道：我是用刁計破他的金鐘罩，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接着就把當時的詳細情形，備述一遍，末了說道：哈達尙識好歹，所以臨別時，約他明日酒敘，打算請他從中調解，勸李世雄不要再和府上爲難，你看這個辦法好不好？吉人道：冤家宜解不宜結，能夠和平解決，妙極了，就是要我破費幾個錢，也可商量，不過玉壽星是傳家之寶，不能割愛的。說着就叫張福到雲龍館去，定備一桌燕窩席，說明來日午後到館請客，當晚無話。等到來朝，由振東具名，寫了兩紙請帖，送到禹城客棧裏，邀請世雄哈達，到雲龍館酒敘。世雄見了請帖，初尙拒絕，經哈達竭力勸解，方纔答應，屆時振東要和如玉同去，吉人道：和

盜魁番僧同席，話不投機，動起武來，不是耍的，玉兒還是不要去。振東笑道：如玉閱歷已深，前次路遇莫虎，尙能同他俠義結交，逢凶化吉，現在有我同行，決不會弄出岔子來的。吉人道：不要露出本來面目，只說是這裏的西賓。振東唯唯答應，當下師徒倆到雲龍館，等了一回，哈達世雄走來，師徒倆殷勤招待，哈達向如玉詢問姓名？振東代答道：這位是周家的西賓周先生，哈達信以爲真，振東便請他們倆上座，自己如如玉末座相陪，酒行三巡，談談當世幾位名教師，哈達道：出家人六根清淨，容易專心練習，俗家人易爲情慾所蔽，少年時候，懷着一副好身手，等到有了嬌滴滴的老婆，只顧領略閨房艷福，功夫置之度外了。振東早已聽出他話裏有因，便道：這也不能一語末煞古今豪傑，如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個個生龍活虎，泰半都是俗家人。世雄說道：張三峯也是俗家，白玉峯也是到晚年纔做和尚，究竟有本領的俗家，多於僧家，大師你是佛門弟子，所以替出家人爭面子，咱和趙先生不是和

尙，都要替俗家人長威光，三人聽了，都哈哈大笑。振東說道：現在出家的名師，和俗家的英雄，一鼻孔出氣，打夥兒要和敝東見個高下，敝東只好謹拜下風，備酒請和，還望大師力勸李公，消釋前嫌，究屬兩造素無仇隙，何苦妄啓爭端。哈達說道：世翁可能聽振兄之勸，化干戈爲玉帛，不再和姓周的爲難嗎？世雄答道：旣承二公相勸，咱若執意不允，太覺不近人情，不過那一尊玉壽星，理當還我。振東答道：玉壽星是敝東傳家之寶，并且是朝廷賜品，萬難割難。世雄道：看兩位金面，便宜了姓周的吧。振東心想，出錢買了太平，虧得吉人器量大，諒無不允的，當下就應道：旣然如此，敢不惟命是遵，說着殷勤勸酒，直吃到傍晚，方纔散席，作別而歸。振東回到家裏，照實報告吉人，吉人慨然允諾。次日，差人到有往來的錢莊上，寫了一紙兩萬元的卽期莊票，由振東親自送交世雄，轉給哈達，一場糾紛，就此結束。世雄哈達就此動東，到半路哈達作別世雄，回轉峨嵋山，世雄逕歸白王莊，表過不提，且說振東回轉吉人。

感激他出力幫助，就將義女隱紅許他爲妻，擇日舉行合巹禮，新房就在周家，吉人恐怕振東走開了，倘有盜賊登門，無人拒敵，所以讓出三間屋子，算租給振東組織新家庭的，一對天生佳耦，新婚蜜月，形影相隨，如魚得水，三朝以後，新夫婦同歸朝母，振東家居馮村，離城約摸二十多里，振東之母王氏，見此佳婦，心愛異常，留住家中，那吉人見振東夫婦，一去三日不返，只怕家中有盜賊潛來，連忙叫張福趕往馮村，邀請振東，推說有要事面商，請他立刻回轉，振東信以爲真，便向隱紅說明，若然我今天不回來，來朝你可雇車來城，接着別過生身老母，卽和張福取道趕回周家，吉人見面就說並無要事，因你不在這裏，只怕有歹人算計，特地邀你回來，咱可高枕無憂了。振東聽說，不便再回馮村，那隱紅等了一天，不見丈夫回轉，遂拜別婆婆，雇驢車取道回城，那山東地方，民風强悍，自古多盜，兼之迭遇荒年，一班農民苦力，爲飢寒所迫，都挺而走險，幹這三人欺兩的沒本生涯，隱紅仗着具有好身手，而且

雇坐的車夫葛四，也是馮村人，所以很平安趕路，等到中途，迎面來一輛空車，見了葛四，停車打招呼，隱紅坐在車中，留心聽他們講些什麼，聽了許久，一句也不會懂，情知不妙，便向葛四催促趕路，葛四依言加鞭前行，隱紅便向葛四笑問道：「剛纔和你講話的車夫，不是出路上的，可是要想搶劫我的東西？」葛四囁嚅着不敢直說，隱紅笑道：「你們的切口，我都明白，何苦再瞞我呢？」葛四直告道：「那個叫林老二，他已接着了買賣，等待黃昏動手，叫我晚上等在那裏，打夥兒斷路做買賣，他也認得你姑娘的，怎敢向太歲頭上動土呢？」隱紅問道：「接着的什麼買賣呢？」葛四答道：「有個北京口音的李客人，主僕兩人雇坐老二的車子，不料僕人忽然害病，現在禹城客棧裏，請醫調治，一時未得告痊，李客人急急要到徐州公幹，所以立刻就要動身，老二推說回家換牲口，實則是挨延時刻，守到晚上，纔能動手。」隱紅聽說，記在心頭，當下驅車進城，逕抵石皮街周宅門前停下，隱紅下車給資走入裏邊，見了振東，就把上文

葛四的說話，詳述一遍。振東笑道：「除暴安良，是我夫婦倆的天職，不曉得便罷，既然曉得那姓李的將受暗算，并且有性命之憂，不忍不加援手。」隱紅道：「晚上趕到那裏去，離城約有十餘里，太覺跋涉，還是你此刻到禹城客棧裏，勸阻姓李的，今天不要動身，不要雇坐林老二的驢車。」振東應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就去走一趟吧。」說着，急急趕到禹城客棧裏，原來那姓李的是個宦家子，名喚希賢，因老父在徐州做官，虧空了公款，拍電到家，叫公子措款來徐料理，不料行抵禹城，老僕忽然大病，這時正在房間裏等候驢車，忽然茶房引着振東走來，說道：「這位趙先生有要事面告，希賢便把振東面貌諦視，素昧生平，便訝然問道：『咱和足下不相識，有勞枉顧，不知有何見教？』」振東答道：「足下將受歹人暗算，今天行不得，原車坐不得，世亂年荒，萑苻滿地，請足下步步留心，莫貽噬臍之悔，告辭了。」說罷，轉身出房，仍由原路還家。希賢聽得了這一席話，此人來得突兀，若說是安分守己的，怎樣會曉得路上有歹

人暗算，諒來是車夫搶生意，懇請他來放謠言的，想到這裏，却巧林老二走來，希冀瞧他似個鄉農模樣，不像打家劫舍的強盜，絕不加疑，馬上發行行李，吩咐老僕守待病愈了，逕到徐州，說罷付了房金，出門登車，一路出城，逕望徐州大道而行，暫且接下，且說振東還家，隱紅接着問道：「李客人動身沒有？」振東答道：「尙未動身，不過瞧他的神氣，似乎嫌我來得突兀，強出頭干預閒事。不甚信我的話。」隱紅問道：「可曾向你道謝，臨行時可曾恭送？」振東答道：「都沒有，好人難做，咱一片熱心，趕去送警信，打算保全他的性命，反受了冷淡，這也從那裏說起。」隱紅笑道：「你不要灰心，要他不相信，且他間不容髮的當兒，拔刀相助，管教你向他磕頭拜謝，當下隱紅命僕役再往禹城客棧探聽。」李客動身未，那時天已昏黑，夫婦倆正在進晚餐，僕役回來說道：「李客人已經動身向北門去的。」振東太息道：「生有方，死有地，諒來他壽數到了，黑夜趕路，分明是自去送死。」隱紅道：「奴偏要和閻王作對，不放他死咧。」說着，聚餐已畢，隱紅道：

待我趕去救他，振東道：女流之輩，怎好黑夜單行，還是和你同去吧！於是夫婦倆急忙趕出西門，從小路直到南朱村，就是日間葛四和林老二講話的地方，隱紅借着月色望到前面樹林中，有一人兀立在那裏，便向振東低低說道：此人必是葛四，話聲未絕，只聽蹄聲得得，一道車燈光直射到樹林中，林老二趕着驢車已到樹林前，那個果然是葛四，手執鋼刀跳出，攔住去路，林老二連忙跳下車來，開車門將希賢一把拖出，手掣鋼刀說道：你活不耐煩，要趕夜來，自來送死，做了鬼休得怨我。希賢哀求道：銀錢行李請拿去，可能饒了我的命，我父親在徐州巴巴的望我去營救哪，林老二道：饒了你，要有後患，對不起你了，說着，手起鋼刀，希賢只好閉目受死，只聽格刺噹啷兩聲，睜眼觀看，車夫已被人殺死倒地，立在面前的少年，認得就是到客棧送信的，連忙跪地叩頭拜謝道：救命恩公，請留名，振東忙將他扶起道：夜路趕不得，且回禹城守待天明趕路，說着，隱紅把葛四拖來，那葛四哀懇道：趙先生饒了我

的狗命吧？振東道：「着，你將這尸首拋入河中，車馬賞給你，但不准洩漏口風的，把李客人交給你，你若再起黑心，也要將你一刀兩段的，葛四唯唯答應，就把希賢送回禹城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六)

○監獄中的兩人轎四面牆……

路見不平鑿巨禍

疎財仗義救囚人

却說趙振東別師回轉禹城，已經幹了一番事業，現在要說那一同別師下山的包傑還家，妻兒老小接着，正是歡天喜地，整備家宴，全家團坐歡飲，包仁就將五年來經手的賬目，在席面上交還哥哥，包傑披閱一過，交給夫人林氏拿去藏好，便向包仁說道：「二弟辛苦了，可曉得惡霸狄彪奪去的那塊地，現在怎樣了？」包仁答道：「哥哥，吃虧就是便宜，不用去和他理論了，他現在惡運亨通，長兄狄虎已由協鎮昇

任廣東提督，去年秋闈，他又中了武舉人，勢力益發膨脹，確山縣裏出他獨大，橫行不法，人人側目，知縣斷案，要請他的示下，我和你年紀尙輕，看他橫行到幾時，常言道：強人自有強人服，等到他惡貫滿盈，消不得有人收拾他的，包傑長嘆道：我們祖遺田地，和他毗連的不少，我不去和他理論，只怕他得寸進寸，再要來用強奪取，這便如何？包仁答道：這個只好臨時再商。當下談談說說，直到黃昏，方纔撤席，就此包傑在家料理家事，光陰迅速，已過了半年，有一天，周俠路過確山，曉得師兄包傑的住處，登門投謁，那包傑平生最愛朋友，並且曉得周俠是個俠義英雄，格外殷勤招待，接到客室中，分賓主坐下，僕役獻茶，師兄弟倆各把別後情形，細說一遍，包傑問道：師弟從那道而來，有何貴幹？周俠答道：從舍間出來，將赴漢口，應王觀察之招。包傑大笑道：原來師弟與官場往來，瞧不起我們白丁人了。周俠答道：我倆是同門弟兄，情逾同胞手足，時刻記不忘，若說是瞧不起老哥，那得會登門拜訪呢。包傑問

道：師弟與王觀察，諒是至戚？周俠答道：和他非親非眷，還是我那年從少林下山，路過湯陰，遇見一件姦殺案，一時好奇心生，幫同縣役破獲兇首，知縣王鼎就邀我入署，傳授他兒子的武藝，幫他辦過幾件奇案，後來我就作別還家，直到前天，接到王觀察的信，弄得我莫名其妙，心想我生平不認得什麼王觀察，那得會和我通訊，連忙抽出信紙，看了一遍，方纔曉得就是湯陰縣王鼎，因為我幫他歷破奇案，上憲當他是個能員，等到二年考績，保他昇任知府，今年又昇任荆宜施兵備道。所以專函相招，叫我到他署中盤桓幾天，我想趁此游歷名山大川，未爲不可，所以一面答覆，一面動身，只因我有暈船症，不得已捨舟陸行。包傑笑道：我雖不是觀察，也得屈留你盤桓一二十天，不管你答應不答應，不放手走的。周俠只好且住爲佳，次晨兩人同赴城內外名勝地方，游玩一周，直到午刻，同登醉仙樓沽飲，擇沿街雅座，對面坐下，點了四色下酒菜，打了兩壺黃酒，正是酒逢知己千杯醉，師兄弟倆且談且飲，各

盡四壺，纔覺薄有醉意，於是罷飲進飯，包傑會過酒鈔，剛正走出店門，只見對面一家小戶人家，有許多閒人聚在門前，師兄弟倆也就擠入人叢中，那知不看猶可，一看頓教兩人怒髮冲冠。你道爲什麼，原來這家是個貧士，只有夫婦二人，都在青年，丈夫名喚秦子文，向來訓蒙爲業，今年失了館地，在家坐食，妻子王月娥，生有閉月羞花之貌，賴十指以補助生活，住的屋子，是狄虎的市房，那狄虎的大兒子尙忠，是個登徒好色子，靠着老父的勢力，在家無所不爲，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同着兩個教師和司賬，到醉仙樓喝酒，瞧見了王月娥，便生了不良之心，向司賬胡菊仁問道：對面的屋子是我們的，你可認識立在門前的女人是誰？菊仁答道：他是秦子文的老婆，閨名月娥，公子你可是愛上她麼？尙忠問道：你有無妙計弄得到手？菊仁答道：挨延一個月，管教將他接到府上，只消如是這般，那怕窮鬼不入我的圈套。尙忠連稱妙計，叫他從速進行，等到罷飲下樓，尙忠同二教師取道還家，菊仁就到秦家，向子

文索取連年拖欠的房金，子文說道：「目前賦閒在家，那裏有錢來還舊欠，且等我謀到了館地，一併清償。」菊仁道：「東家說我頂用了你們的房金，要我如數清償，你們名下結算七十元，待我找你三十元，敝立百元借券，房金由我代償，子文只肯敝券七十元，找洋不要。」菊仁含糊答應，等到臨行，叮囑道：「一月爲期，我要來索款的。」子文再要說話，他已掉頭不顧的走了，今朝剛正對月，所以帶着兩個拳教師和四個豪奴登門索款，子文回絕沒有，於是互相爭論了一回，拳教師張恭朱成說道：「爭論什麼？將他老婆帶回去做押包，限他三天備款取贖，過了三天便作賣絕論。」子文大怒道：「少了你們七十元房金，要將我老婆作抵，世上有這種情理麼？」張恭只做出不理會，就把月娥一把拖出門來，月娥啼哭喊救，却巧師兄弟倆走到，包傑勸道：「有話好說，欠房金將人作抵，是無這種情理的，那張恭渾名烘天炮，原來是在狄虎身邊當旗牌的，尙忠見他拳棒精通，兩臂有千斤之力，特地請他到家做保家，并傳授武藝，當下

張恭勃然大怒道：肉娘賊，這個女人難道是你的老婆，要你出頭干涉，說到這裏，就使個黑虎偷心之勢，向包傑當心一拳打來，包傑將身一側，起左手鈎開他的拳頭，將右手照定他的肩尖一掌打來，張恭側身起右手擋過拳頭，於是兩人一來一往，打了十幾個照面，包傑使個連環步，忽飛一腿，把張恭踢出一丈光景，仰面倒地，跳起身來，使個猛虎撲食之勢，向包傑下盤沖來，包傑又起一個鴛鴦腿，張恭幾個鷄子翻身，仰後倒地，口吐鮮血，一時竟立不起來。那周俠在傍瞧見四個豪奴動手搶人，連忙望準四人起一個旋掃，跌倒了兩隻，當下子文見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慌忙拖着老婆，飛也似的向城外逃避，那胡菊仁瞧見張教師被人打得口吐鮮血，朱成自知不敵，呆立在傍作壁上觀，他就向觀衆探問，這兩個壯漢有人認識麼？有個渾名快嘴張三，三答道：打倒張教師的是小山坡包傑，還有那個却不認識，菊仁記在心頭，正擬趕去叫保正來拿人，那時包傑見已肇禍，還只是立在那裏，向閒人探問

這班豪奴是那裏來的？當下有個熱心老者說道：你趕快逃吧！這班人是狄尙忠的爪牙，惹不得的。包傑聽得是狄家的豪奴，並不懼怯，牙癢癢的答道：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要逃也不出頭干涉了。周俠聽得分明，並見四個豪奴都從地上爬起，插翅也似的趕去報信了，心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連忙拖着包傑，一腳邊奔到家裏，埋怨包傑道：大哥你落手太重了，打得那豪奴鮮血直噴，只怕性命難保，這却不是要的，況且你有家有室，逃也逃不了，包傑道：我和姓狄的本有宿仇，借此稍洩咱心頭之恨！不料隔不多時，確山縣裏派八個差役，由地保領着，登門拿捉包傑，你道縣裏怎樣會曉得，原來是胡菊仁將受傷人扶回家中，在尙忠面前以直報告，尙忠大發雷霆，馬上趕到縣署裏，向縣長鄭小村當面報告，只說司賬收房金，被地棍包傑打傷血海，命在呼吸，請速拘拿包傑，到案重辦。所以通班差役，登門拿人，虧得周俠是老公事，便向薛頭兒接洽，打算出錢買放不到案，薛頭兒說：此案非比等閒，難以

遵命，被告到了案，保我身上不受痛苦，不過原告是當地的巨紳，你們趕緊想法和解，但願受傷人不死，案子就容易解決了。周俠便同薛頭兒入內，和包傑見面，論定破費五百貫堂費，假使用刑，也不會受痛苦的了。於是包傑跟着一班差役投案，原告由胡菊仁代表到堂陳述案情，次提包傑上堂審訊，包傑照實供認，縣官道：事不干己，何得出手打人，你也是有身家的人，諒因多喝了酒，纔會闖此大禍，包傑唯唯答應，縣官就命釘鐐收禁，且等張恭傷勢告痊後再審，薛頭兒走來，將包傑帶下，上了一副極細的腳鐐，就將他送入監獄中，交給看監的，附耳說了幾句，薛頭兒回轉，包傑走入鐵柵門，只見牆上寫着此地不來非好漢，再來不值半文錢，再望裏邊陰森森不寒而慄，只好移步而入，忽見一個頭髮長得和婦女似的老犯，惡狠狠攔住說道：你懂得獄中規矩麼？包傑冷笑道：坐監牢，吃官司，還有什麼規矩不規矩。老犯怒說道：你此刻嘴硬，停回子請你看金鯽魚，說着，要想來反縛包傑的兩手，被包傑

輕輕一摔，老犯倒退了幾步，另一個犯人勸道：老哥不用生氣，他新來晚到，難怪他不懂規矩，接着便向包傑說道：獄中有個例規，新犯初到，要拿出三十吊鋪程費，交給那位老哥分派各難友，如果明天有新犯進來，你也有得分派的。包傑答道：要我出錢儘管好好兒講，何用這般窮凶極惡說着，就如數遞給老犯手中，看監的同他走入內監，指着一榻說道：這是薛頭兒關照，特地替你設備的，包傑就在鋪上坐下，想了一回，橫在榻上睡穩了，不料老犯探悉他是個富家翁，合計敲詐他的銀錢，這時換了一個老犯，手中拿着一條鐵鍊和一隻竹篾，走到包傑榻前，高聲喝道：起來，請你騎馬鍊，說着，把鐵鍊鏗然擲地，包傑張開睡眼，坐起身來，見又是一個長髮老犯，諒必是要錢，便沒精打彩的問道：什麼叫做騎馬鍊，你且說個明白，好玩的騎一下，不好玩的只好不騎。老犯冷笑道：不好玩的不騎，只怕沒有這樣容易，你且聽了，把這條鐵鍊一頭繞住你的頸項，將你兩腿盤起，把那一頭從你腿裏穿過，也回繞

到你頸項之後，把筷子穿入鍊圈，將兩個鍊頭牢牢拴住，使你成個蝦米式，不能立，不能坐，不能臥，你道好玩不好玩？包傑答道：「這個咱不會弄過，請你先演習一下，那末我好依樣葫蘆做戲法。」老犯大怒道：「混帳，你敢和咱二老哥子說玩話取笑，這還了得！說着，就把鐵鍊繞到包傑頸上，包傑推住了問道：「你請我騎馬鍊，可是要我出錢麼？」老犯笑道：「你倒聰明得很，你肯拿出卅吊錢來，就可不騎的。」包傑道：「願出三十吊，不過你們玩一套戲法，共有幾套戲法，一起說明了，等我家裏有人來探監，就可一一如一，算給你們，半文錢不要少你們的。」老犯道：「你對面屋子裏去瞧，有人在內坐兩人轎，還有一個窮囚在內坐四面牆咧。」包傑走到門口探首入內張望，只見一個犯人用木杠穿在他的鐐銬中，好像扛豬羅似的，兩頭懸空擱在木架上，諒必就是兩人轎，還有一個犯在泥潭裏，上面蓋着有孔木板，聽那犯人在木板下叫救道：「囚在這四面牆裏要悶死了，放我出來，等我寫信到家，叫老婆將女孩子賣去了，就

有錢送你們的。包傑聽說，便對老犯說道：你們要他們倆多少錢。老犯答道：看他倆苦不過，只要他們十吊一個，他們竟然一毛不拔。包傑道：放了他們吧，二十吊錢向我拿便了，老犯道：不能兒戲的，你的面子，寬限一天。包傑道：我將身體作抵押品，你儘管放他們好哩。老犯就走入室中，先將木板擡去，把四面牆裏的犯人提起，叫他幫着把木杠上的犯人放下，二犯忙向包傑叩頭拜謝，包傑雙手扶起兩人，說道：彼此都在監獄中，患難相扶，理所當然，何容拜謝，說着，各歸榻上睡覺，次日包仁帶着二百兩銀子來探監，向包傑說道：周兄致托我轉言，叫哥哥耐性等幾天，莫和老犯吵鬧，有銀兩在此，叫哥哥分派一班老犯人的，他在外面替你設法營救，張恭傷勢已有轉機，他不死，這場官司就容易收束了，哥哥你等在這裏，千萬不要再和人打架，獨龍難對地頭蛇，你要受痛苦的，包傑一壁答應，一壁把銀兩藏起了百兩，然後喚兩個老犯頭進來，把一百兩銀子遞給他們，說道：這筆錢送你們買酒喝的，公門

裏面好修行，我在監中，勸你們這種把戲不要玩了，你們依不依呢？兩個老犯頭笑問道：你等在這裏多少日子？若然日子等得長，用完了這筆錢，不玩戲法，那裏來好酒好菜吃呢！當你自家人，纔和你推開天窗說亮話的，包傑道：以百日爲期，若然百日以後，我還在這裏，再給你們一百兩。老犯頭答道：算數，本來玩戲法，也叫不得已耳，現在有你這孟嘗君，慷慨出錢，也是我們的運氣，說罷，拿着銀兩去分派，包仁也就告別還家，且說周俠、目睛師兄闖了這場大禍，探悉狄尚忠卽是當地仗勢欺人的土豪，現在打傷了他們的教師，怎肯干休，受傷人死了，固然要抵命，就是不死，師兄也難卽日釋放，凝想了一回，決定進行方法，就叫包仁入監，關切包傑在獄中不要和人爭吵，他是住在小山坡包家，守到夜半，寫了一封匿名信，身傍藏好，然後脫去長衣，背插單刀，飛身上屋，一路連躡帶縱，直抵狄尚忠的住宅屋上，一時不曉得內室在那裏，只好越過幾重花牆，至第四進樓房對面，站立觀看，只見東邊樓房中

有火光射出，連忙騰步而前，伏在窗外，向內張望，見全房間裝璜華貴，中間放着一張紅木床，白羅帳門低垂，床前放着一雙男鞋，一雙很小的紅緞繡花的女鞋；急急地找尋入房之路，見那房門是虛掩在那裏，無如樓門都用鐵鈎摘住，雖能用力扳開，只恐驚醒了他們，不能行事的。只好使個飛燕入簾之勢，縱身及地，走入室中，拾級登樓，從房門口挨身入房，聽得帳中有兩個鼾聲，一高一低，好像按着板眼似的，曉得夫婦倆都在黑甜鄉裏，連忙走到牀前，一手向懷中摸出一柄鋒利匕首，把預備的信紙套在柄上，一手揭帳門，見男女倆並頭睡着，便悄悄地將匕首插在枕邊，掉轉身來，一溜烟奔到樓中間，悄悄地開着樓窗，飛身上屋，回到包家，人不知鬼不覺，登牀睡覺，來朝起身盥漱，進過早點，就向包仁說明，要往漢口求王觀察營救令兄，包仁直送到門口，叮嚀早歸而別。且說狄尚忠和他愛妾麗娘，直睡到紅日滿窗，麗娘一覺醒來，一骨碌坐起身來，瞧見枕畔插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嚇得她喊不

出什麼，伸手把尙忠撼醒了，方纔說道：枕頭邊那裏來的匕首，尙忠連忙坐起身來，瞧見匕首柄上有字紙條兒，取在手中，只見上面寫着：

包傑是個俠士，路見不平，毆傷了你們的教師，你竟把他捉將官裏去，打算將他重辦，咱英雄惜英雄，不忍見他受無妄之災，特此寄柬留刀，送個警信給你，趕緊將他釋放，不和你計較，若然不肯干休，莫謂咱的匕首不鋒利，管教你血濺枕衾，着你三思而行，勿謂言之不預！俠留字。

尙忠看罷，嚇得抖個不住，麗娘亦然嚇得顛巍巍下牀，尙忠叮囑她不要漏洩，所以家人們都不曾曉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七)

鹽梟猖獗搶官鹽

幫匪橫行劫嬌娘
俠士冒險入虎穴

却說周俠一路趕到漢口，依着來信上的地址，尋到王鼎公館裏，王鼎親自出迎，招待到客室中坐下，略敘寒暄，周俠問道：不知大人何日榮任。王鼎答道：承蒙恩師調劑，現已改委督銷局總辦，早已謝委到差，老弟來得正好，借重長才，助我一臂，近來長江一帶鹽梟充斥，非惟販賣私鹽，甚至名目張胆，攔路劫奪官鹽，各處鹽公堂向撫轅公稟，請派幹員，認真緝私，以安鹽商，中丞謬探虛聲，知弟歷破奇案，譽爲不可多得的能員，實則都是老弟助我成名，飲水思源，無可酬報，現擬畀老弟以總稽查之職，暫屈小就，容俟有美缺，就可調充，目前上峯推荐人多，不能不優於位置，老弟幸勿推辭不就。周俠答道：當差使是幹不來的，況且此來還欲有求大人，說着，就把包傑路見不平，出手傷人的始末情形，詳述一遍，末了說道：望大人函達確山縣，說情，速將包傑釋放，王鼎沈吟了一回，說道：向知縣討情，似嫌小題大做，不如行文將包傑提來，由我開釋，來得冠冕了。辦齊了文書，交老弟帶去，差了他人，只怕貴

友誤會着慌。不過我弟去了，不能不來的呀！周俠道：承大人美意，周全人非木石，安有去而不來之理。王鼎一面吩咐備酒款待，一面簽明事由，交文案趕辦關提文書，面交周俠。周俠抽出文書，一宿無話，直到來朝，周俠清早起身，自有當差的服伺他。盥漱進朝點，就向當差的說：托你在大人面前代言告別，說着，急忙移步出門，爲求迅速起見，雇牲口代步，一路回轉確山。話休煩絮，即日到了包家，就把備文關提一席話，向包仁細說一遍，然後一腳邊趕到確山縣裏，投遞公文，就在門房裏等候回文。那官場好似戲場，最揀官職大，名望紅的人捧的。王鼎是湖北的紅官兒，兼之是個道台，確山縣長看過公文，立刻簽稿辦回文，一面命提包傑到簽押房裏，吩咐了幾句，開除鑰铐，就傳周俠入內，把回文和犯人當面交給他，弄得包傑莫名其妙，跟着周俠走出衙門，就問道：師弟，怎麼提到湖北督銷局裏去呢？周俠答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且到你府上細談吧！於是取道還家，周俠就把上文的營救詳情，備述

一遍，包傑連忙向他拱手道謝。周俠道：「今天時候已晚，不及起程，來朝和你早上動身，同到湖北去。」包傑訝然問道：「當真要提咱去，做什麼呢？」只消寫封回信去報告好了。周俠道：「督銷局總辦就是王鼎，已委小弟爲總稽查，要你去幫我辦事。」包傑問道：「你來時說王鼎陞任了荆宜施兵備道，怎麼改委了督銷總辦呢？」周俠答道：「湖北荆宜施兵備道是個苦缺，只管幾營陸軍，毫無出息，那鹽務督銷，是湖北最著名的肥缺，管理全省的鹽課，緝私營也歸督銷局節制，每月約有十多萬金收入哪。」包傑大笑道：「靠了你的福氣，反使我因禍得福，這也非我始料所及的，愚兄本愁有了這薄薄家產，沒有勢力，容易受人欺凌，現在跟着你，得近貴人，僥倖能發著些勞績，弄個小功名，那末這班土豪不敢來欺我了。」周俠笑問道：「你想做官麼？」容易得很。不過你喜歡文官還是武官，先要向我說明，我好便中告知總辦，那末將來辦勞績保舉的時候，他有成竹在胸了。」包傑含笑說道：「不瞞賢弟說，文官我却幹不來，還是武的話。」

休煩絮，當晚休息一宵，次日兩人清早動身，仍雇牲口代步，一路並無耽擱。那日已到武昌督銷局，周俠先行入內，見過王鼎，送上回文。王鼎披閱一過，卽傳包傑入見，待以客禮，二人分賓主坐下。王鼎就向包傑詢問，在少林習過幾年武藝？包傑答稱：五年，僅習得些皮毛罷了，在少林寺裏披荆爲徒的，練習二三十年，纔能出人頭地。周俠僥言道：師兄不必客氣，像你這副好身手，雖不能說天下無敵，却足可稱雄於黃河南北，就像狄家的張恭，武藝和實力都不弱呀！碰在老哥手裏，打得他落花流水，連跌兩個筋斗，足見老哥的威武。包傑微歎道：有力無勢，就算足以服人，只落得坐了幾天監牢，若無大人和賢弟相救，只怕要充發三千里外去領罪了。王鼎道：現在長江一帶，鹽梟猖獗異常，本局兼管緝私，正在需賢相助，望包兄屈居小就，在此助我一臂之力。包傑答道：承大人知遇之恩，出我於牢獄，願效犬馬之勞。王鼎大喜，當日就發兩紙委札，周俠爲總巡查，包傑爲巡查，撥派十只鎗船，交包傑管領，一隻

淺水兵艦，交周俠爲坐船，兩人謝委退出，就在督銷局右邊，賃屋居住，馬上辦傢具，雇用司書生和僕役，門上揭貼湖北鹽務督銷局總稽查周公館的條子，次日，局中一班職員，都來投謁，周俠爲聯絡感情起見，當晚卽張筵宴請同事，這班同事曉得周俠是總辦的心腹，個個都卑躬屈膝的奉承他，當下歡呼暢飲，直到深夜，方纔酒闌客散，次日，周俠就叫包傑帶着鎗船，出發稽查，專巡內河有無販私的船隻，周俠坐着坐巡船專巡長江上游，有無大幫鹽梟出沒，那時長江一帶，有兩大幫鹽梟，一起是海盜，爲首的叫林齊天，原是粵中的著名大盜，手下有數十號船，七百多黨羽，橫行江海，搶劫販私，無所不爲；一起是紅幫，爲首的叫江大鯨，手下有一千多徒弟，三十號小船，十號大帆船，兩號炮艇，都是劫來的，隻隻船上，都有獨龍抬炮，軍火非常充足，你想有了這兩幫鹽梟，湖北的鹽務自然要大受影響，鹽務督銷局，專管全省買鹽事務，各縣的鹽公堂，都向督銷局領銷出售，分明是全省鹽務的總機關，周俠

担任了總稽查之職，常川在外稽查，逢五十回省會哨，和緝私營統領及包傑等會晤一次，在公館裏耽擱二三天，再行分道出巡，奮勉從公，一個月安然無事。那日，又屆會哨之期，周俠回到公館裏，坐無片時，總辦就差人來邀請，周俠連忙應命而往。王鼎見面就說道：「廣水出了岔子，前三天該地公堂派員來領細鹽兩船，不料行至半途，忽遇大幫鹽梟，攔路截劫，船鹽並失，至今杳無下落，據逃回來的船家報告，是江大鯨手下搶的，這班慫不畏法的梟匪，肩挑私販，已屬罪不容恕，今更明目張胆，攔劫官鹽，這還了得！若不嚴緝追還，一定受個處分，不知老弟可有甚麼妙計？」周俠答道：「只有購線緝緝，但是長江一帶，有了這幫悍匪，時出岔枝兒，實爲心腹之大患，最好根本剷除，擒到了江大鯨，明正典刑，那末蛇無頭而不行，這班黨羽自然不緝而自散了。」據緝私營張統領說：鹽案十有八九是江大鯨做的，那林齊天近來專在粵海，搶劫那商船，諒因所獲較多，無意再幹販私的勾當，只要擒得江大鯨，就可無

憂了。王鼎道：「這個重任，非老弟親自出馬不爲功。」周俠答道：「速效難期，緩圖或能僥倖成功，現從購眼線着手，探得江匪巢穴，然後徐圖進行，不但失鹽可期查獲，且有倒巢滅穴的希望。」王鼎道：「全仗老弟出力，務須審慎進行，不宜親臨虎穴，過於冒險。」周俠唯唯告退，回到自己公館裏，與包傑商定化裝私訪的方法，於是喬裝扮作江湖賣藝的。先向緝私營偵探裘二探聽得江大鯨有兩個愛妾，一個住在蕭家港，一個住雙河，手下的徒弟和船隻多，數在雙河，於是師兄弟倆取道前往，到了雙河，暫投福安客棧休息，且說江大鯨原籍山東，自少不務正業，專喜結交游手好閒，學得一身武藝，等在家鄉地方專事游蕩，打架吃白食，失手打死了人。幸爾逃得快，不會捉將官裏去，當下逃得湖北，拜投紅幫卜老哥子爲老頭子，紅幫以越貨販私爲唯一營業，大鯨勇敢善鬥，所向皆得滿載而歸，卜老哥子信用非常，派爲副當家，手下許多徒弟，不論字輩大小，做買賣都要聽大鯨的指揮，後來卜老哥子被官兵會剿，

中炮身亡，當時大鯨不在傍邊，故得逍遙法外，於是由他做當家，添收了幾百徒弟，大張旗鼓，專門在湖北境內劫鹽販鹽，前任督銷局朱總辦，派有炮艇駐泊要路，巡緝私鹽，竟被大鯨派徒弟混到炮艇上做水手，等到艇長離舟登陸，官兵上岸游玩，水手就悄悄地開船，來見大鯨，銷差等到朱總辦得報，派兵拿捉，反爾打敗仗，弄得損兵折將，就此撤差，改委王鼎，那大鯨的聲勢日益浩大，這次廣水的劫鹽案子，是他開山門徒弟李八做的，贓鹽早已分散，兩條船也已賣去了，等到周包兩人趕往雙河查無蹤跡，就攔了兩天，周俠便向福安棧裏的店家探問道：這裏有個紅幫首領江大鯨，你可曉得他住在那裏？店家說道：客官可是想找他麼？很不容易，他的食宿，天天換地方，連帶他們的自己人也不曉得他昨晚住在那裏，徒弟約有一千多，散居四鄉八鎮，他老人家走到那裏就是安身之處，要找他先要去和他徒弟李八說明，見不見還要等一天回信呢！又說大鯨劫奪了馮定標的妻子等事，周俠一一

記在心頭，便向包傑說道：馮定標既和江匪勢不兩立，正是我們的好幫手，小弟就去會他，共商擒賊之計，你在這裏休息一回吧。說着，移步出門，逕抵高陞棧，向茶房探問：馮定標先生出去沒有？店家一壁答稱沒有出門，一壁引導入房，說道：馮先生有客探望，那定標瞧見來人素昧生平，誤會是江匪差來的暗探，不得已起立招待，起口就問貴姓大名，枉顧有何見教？周俠料想他要誤會的，就從身邊取出一紙緝捕江匪的公文，遞給定標道：兄弟和足下素昧生平，爲恐疑弟是歹人，特出此公文，以資取信，並悉足下與江匪有深仇，小弟奉委緝捕，一時竟無從着手，特地拜訪，共商擒賊之計，幸勿懷短見却。定標將文書諦視一過，遞還周俠道：周兄如何曉得鄙人與江匪有仇，周俠答道：小弟暫寓福安棧，偶向店家探問江匪蹤跡，他們說起足下與江匪有奪妻之仇，定標方纔深信不疑，便道：江匪羽黨衆多，暗探密佈，兼之住宿無常處，小弟來此已一月多，簡直無從下手，雖叫妻弟何森投入匪巢，無如江匪

未加重用，我兄如願身入虎穴，托舍親介紹，祇須推說闖了大禍，江匪素來肯收亡命之徒，不會拒絕不收的。周俠答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准托令親介紹，小弟與師兄包傑同來，他是少林門下，精通內外功，能將兩人一同荐入匪巢，那末擒賊可操左券了！當下兩人話得投機，定標就在寓中沽酒對飲，並邀包傑來，周俠居間介紹，三人入座暢飲，等到何森來了，定標先替周包介紹，然後把荐入匪巢的原因說明，何森慨然允諾，約定明日回信，先行別去，這裏三人直喝到深夜，方纔罷酒告歸。話休煩絮，次日，何森趕到高陞棧，差人茶房邀請包周到來，說明已得江匪允許，不過兩位須向他如是這般說法，庶可免派外差，等在這裏，方可等機會下手。周俠唯唯答應，就和定標作別，三人同來見李八，李八盤問二人爲甚麼要投奔這裏江老太爺？周俠誑答道：我們是表兄弟，家住確山，因爲土豪狄尙忠仗勢奪我田地，一時口角爭毆，失手打死了他們的保家師，就此逃亡在外，無處存身，特來拜投老太爺賞

個內差。李八道：且等我見過老太爺，再行安插你們。當下兩人就在李八家裏，耽擱了兩天。李八始派他們合看守柳林鹽棧。那柳林和雙河，相隔不遠，也是江匪的巢穴所在。周俠同包傑改換姓名，投入紅匪手下，等在柳林一個月，從禾和大鯨見過一面，便和包傑商量，使一調虎離山之計，寫就密函，托何森帶往雙河！面交定標，叫他照書行事。於是定標就在雙河散放謠言，就說自己聘得八個飛簷走壁的教師，趕來雙河，暗殺江大鯨。漸漸傳入大鯨耳中，嚇得他不敢在雙河居住，悄悄地帶着琳姑，逕往柳林鹽棧後進居住，隨身有十六個護衛，是從一千多個徒弟中挑選而來，個個都是好武藝，一色都是馬裙馬褂，腰懸軍刀，好像提督總兵身邊的旗牌，而且寸步不離，食則同桌，睡則大鯨同琳姑睡樓中間，十六人分睡東西兩間，大鯨爲防行刺起見，新收用的概不傳見，有事由護衛轉達，所以周包兩人，雖知江匪已搬來居住，便乘機下手了！欲知如何擒獲江大鯨，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八)

入虎穴活擒悍匪

擒匪首勇往直前

劫監犯斬關遠遁

却說周俠見江匪誤信謠言，搬來柳林和自己同居一處，但見他有十六個心腹徒弟護衛，個個兩手能開五百弓，人人單手能舉五百斤的石担，在空中使盤花，神色不變，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四手還怕人多，雖有包傑助我，要想力敵十六人，而且要將他們一起打敗，纔能拿捉大鯪，那大鯪也是長江中著名的悍匪，也不是好惹的，必須請兵相助，猶恐江匪暗探密佈，消息靈通，兵未入境，他已先逃，反弄得功敗垂成，殊非萬全之計，左思右想，守到半夜裏，背着人寫就告急密函，次日悄悄地授給何森，叫他轉寄湖北督銷局。那王鼎見周包兩稽查，出差後杳無音信，正在望念，不知是凶是吉，忽然接到周俠的來信，連忙啓封抽箋披閱，只見上面寫道：

觀察大人麾下，俠等奉令出發，即赴雙河，巧遇江匪仇人何森，介紹俠等假意投入匪巢，派在柳林看守鹽棧，江匪亦在棧中居住，只因護衛衆多，未敢動手，稟懇挑選勇敢兵士十六人，儘於本月底，喬裝商人，趕來柳林消閒居茶室等候，對面即係江匪所居之鹽棧，聽得棧內一聲信砲，趕速殺入鹽棧，俠等在內接應，共擒江匪，切勿派遣大隊，以防江匪得信先逃，反貽功敗垂成之慨，專此敬請

勛安，

周俠包傑同稟。

王鼎看罷來書，驚喜交集，喜則喜曉得周包已有着落，驚則驚兩人身入虎穴，若被鼻匪看出破綻，頗多危險，所以不敢挨延，馬上傳集手下兵士，命他們自告奮勇，去接應周俠，你想督銷局只有七八十號鎗船，每船有個艙長，好似陸營中的十長，每人率領十個兵士，都屬無用之徒，聽得總辦說：派往柳林殺入匪窟，接應周俠，嚇得各人面面相覷，半晌無人答應，王鼎大怒道：總稽查奮不顧身，身臨匪窟，叫你

們去接應，尙且貪生怕死，無人願往，要你們何用？一起開除逐出，另行招募，一班艙長聽說，飯碗要奪去了，只好硬着頭皮討差，當下派定張祿、陳德、王雄、朱鵬等四個艙長，率領兵士十二人，改扮客商，如期趕往柳林，逕抵消閒居沿街桌上品茗，那天周俠時常到鹽棧門口張望，瞧見張綠等十六人，已在對面茶室中啜茗，就向他們丟了個眼色，身邊摸出爆仗，劃火燃放，砰拍，向空中直射，張祿、陳德各出單刀，首先殺入鹽棧，兵士們也各出單刀、鐵尺，奮勇殺入，周俠向內反奔，引張祿等殺入第四進，那江大鯨正和三個徒弟，坐在樓下挖花，有幾個徒弟在傍看碰和，有幾個徒弟在樓上房間裏弄絲竹，大鯨聽得外面一聲吶喊，情知有異，他是傢伙不離身，馬上手執雙刀，正擬座上抬身，只見周包、各執單刀，向內奔來，後面跟着許多壯漢，便喊道：徒弟們下樓拒敵，於是樓上十幾個徒弟，各執傢伙，不及緣梯而下，都從窗口躍下庭心，和十六個官兵接住廝殺，大鯨正欲上前幫助，不防周俠從斜刺裏手起

單刀，向他肩尖上砍來，那大鯨背後有個徒弟叫陸獅的，把手中鑲鐵棍擋住單刀，大鯨側轉身來，向周俠惡狠狠的說道：原來你是奸細，說着舞動雙刀與周俠廝殺，陸獅舞棍相助，兩打一，戰了二十多個照面，周俠漸覺不支，只有照架，不能還手，正在危急的當兒，那包傑站着傍邊，瞧見周俠的刀法亂了，便喝道：師弟休得驚慌，愚兄來助你，一壁說，一壁舞動單刀，接住陸獅廝殺，戰得十多個照面，包傑抖擻精神，一刀砍去，陸獅的右臂，噹啷一聲，身體和鐵棍一起倒地，血如泉湧，包傑並不去結果他性命，掉轉身來，助周俠與大鯨廝殺，常言道：棋高一着，繫手縛脚，包傑使得七十二路少林刀法，一刀緊一刀，望準大鯨或上或下的砍來，還加周俠也是刀刀緊逼，殺得大鯨汗流浹背，兩臂痠麻，心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還是趁早逃吧！打定主意，就起雙刀擋過兩人的傢伙，跳出戰圈，望準屋簷上，躡身一躍，越屋脊而逃，包傑喊一聲，惡賊你望那裏逃，說着，飛身上屋，緊緊追趕，論大鯨的輕身功夫，本也不弱，

只因好色過度，賴於練習，功夫就漸漸退步了！包傑剛從少林出來，兼之不近女色，等在屋面上，如履平地，身輕若燕，越過了三重花牆，大鯨回頭一望，追的人只隔得丈許，心裏一慌，一失足從屋面上跌下街坊，正擬爬起身來，包傑已縱身而下，將他擒住，那鹽棧中的幫匪，見大鯨已逃，不願再和這班兵士們混戰，一個幫匪簇口呀聲，接着縱身上屋，地下十四人，好像一羣蚱蜢似的，都跳上屋檐，奔到鹽棧後面，跳下地來，插翅也似的逃往李八跟前，報信去了！且說周俠見幫匪已逃避一空，連停泊在近地的幾號小船，也早得信逃避，便命張祿等雇用民船，將鹽棧裏的存鹽，一起裝運到漢口，以補廣水被劫的損失，包傑把大鯨兩手反縛了，押着到裝鹽船上，周俠走到樓上，琳姑只道來捉拿她，面容失色的說道：奴是有夫之婦，被梟匪強搶來的，周俠安慰道：你的丈夫馮定標，是咱的朋友，現在雙河，你且隨咱下樓，交你胞弟送去。琳姑正是喜出望外，連忙將金錢細軟收拾，却巧何森走上樓來，周俠吩咐

他送往雙河客棧，這裏房屋交地保看管，周俠也就落船，同着一班人開回漢口，帶着大鯨、登岸、包傑等一起押着，同到督銷局報告。王鼎大喜，先向周俠獎勵一番，記錄大功一次，包傑是擒獲匪首的，亦然記大功一次，各艙長自然也有微功足錄。話休煩絮，王鼎將大鯨鞫訊一次，就備文送縣，按律嚴辦，這種犯案重重的鹽梟，當然格殺勿論，大鯨雖已一口承招，湖北境內歷年的鹽案，都是他做的，要他供出黨羽，他說：我是首領，以外的人，都是差役和兵士，還是不要追究的好，嚇得縣官不敢追問，吩咐釘錄收監，一面備文書，通詳督撫等，批文回轉，方可明正典刑。且說李八在雙河，見十五個弟兄逃回來，將大鯨被擒情形，向他源源本本的備述一遍，說着都咬牙切齒，懷恨周俠，若沒那假投降，裏應外合，老頭子那得會遭擒，李八道：此地不可存身的了！咱將往白王莊投奔李世雄，和他同載一姓，並且見過幾面，定肯收留，他是名震黃河南北的綠林豪傑，你們願意跟咱的同往，不願的領取百元川資，自

去謀生，常言道：販過私鹽，百樣無味，你想這班人除了做强盜，簡直無處謀生，所以不約而同的，都說願隨八哥同往，李八就吩咐他們調齊散泊各處的船隻和弟兄，然後同往。大家正擬散去，忽然大鯨的姪兒江龍奔來說道：衆位且慢散去，叔父待你們不薄，現在他一身做事，一身當，捉將官裏去，難道衆位都袖手旁觀，不想救他的生命麼？八哥你是家叔最信用最寵愛的徒弟，得悉了他的惡耗，應該從長計議，設法援救，方不負家叔一番優待之恩，衆人聽了這一席話，都面面相覷，不則一聲，李八說道：咱去投奔李世雄，就爲援救老頭子起見，好得官場辦事，手續遲緩，就算老頭子一口承招，也要等京詳回轉，最快要隔一個月，到了白王莊再往漢口，諒來也還來得及咧。江龍說道：聽老哥的口氣，打算規法場，茲事體大，談何容易，兼之家叔和李世雄非但水面無交，並且有些小嫌隙，我們不到黃河流域做買賣，就爲姓李的，現在弄到水窮山盡，去求姓李的援助，要他幫着我們，幹這有害無利的規法

場勾當，據咱想來，未必肯答應吧！大家齊聲說道：龍哥之言，的確不錯。李八道：咱已急得六神無主，誰有好的計較，能夠救得老頭子的，趕快說出來，大家公議，能行則行，不能行則再想別法。江龍發言道：求人不如求自己，我們有這許多弟兄，能豹飛簷走壁的也不少，那末反牢劫獄，足夠有餘，况且劫獄比較劫法場容易，只消挑選兩個會輕身功夫的弟兄，於半夜裏悄悄地到獄中去，把家叔背負而逃，人不知鬼不覺，斷不會鬧出岔枝兒的，這個計較，你們以爲怎樣？李八接口道：此計甚好，一準照辦，由龍弟和王吉前往，咱在北城門接應，李、大、朱、福駕舟停泊城外，以速爲貴，今晚就行，遲則恐貽不及之悔的，不過存身所在，也須預爲選定，帶了老頭子，不能再到此間，那末逃到那裏去呢？江龍道：我們母舅趙成，家居蘇橋，地方僻靜，到了那裏，再議去處，你們以爲好麼？李八道：既無別地方可去，且往蘇橋暫住，和老頭子再商去處，說罷，吩咐李、大、朱、福整備一隻四槳的划子船，江龍、李、王、吉一起落船，解纜

開行，划動四槳，飛也似的破浪而前，行抵武昌北門，時已半夜，向例十二點閉城，近因有鹽梟首領在監，提早一小時，等到李八等三人離舟登岸，打算趕入城中，只見城門已閉得緊緊的，他們就借附城民居爲接腳，飛身上屋，再向城牆上縱身而上，一剎那三人都已入城，王吉本來是個巨竊，在武昌縣監裏，等過二年，現在由他引導，同着江龍直向縣監獄奔來，李八悄悄地走到城門跟前，把套在搭鈕上的一具破跌鎖，執在手中旋轉，化爲兩截，掉轉身來，藏匿暗處守候，且說王吉和江龍奔到縣監獄後面，見那監牆比較風火山牆，高出丈許，猶恐縱不上，瞧見牆外有一株很大的榆樹，兩人就使個獼猴昇木之勢，躍登樹頂，然後縱上監牆，望準重罪監屋上，飛身而下，王吉俯身揭開屋瓦，向下張望，只見一盞油燈，半明半滅，靠壁榻上睡着二人，正是老頭子，便輕輕扳去兩根椽木，把預備的繩索，一頭束在腰間，一頭縛住木椽，吩咐江龍執着，把王吉從空穴中徐徐放下，猶恐被他犯看破，江龍伏在空穴

口，遮設亮光，那王吉悄悄地走到大鯨身邊，將他撼醒，湊到耳邊，低低說道：你伏在我背上，緊緊勾牢我的頸子，大鯨點點頭，立在榻上，依言勾住，王吉走到空穴下，將繩輕輕一抽，江龍就踏着四平步，用盡平生之力，將繩徐徐上抽，好容易將兩人吊到屋面上，王吉仍將木椽屋瓦，草草蓋上，江龍就將大鯨脚上的跌鐮，用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刀斬斷，鐵鐮丟在牆外，三人縱上監牆，屈着足騰身及地，王吉定神辨明方向，說聲出城去吧！於是三人連竄帶縱，由大道直向北門奔來。無巧不成書，今晚周俠包傑，却巧在王鼎私宅赴宴，王鼎大公子，從前拜周俠爲師，學過武藝的，這時師徒同席，格外殷勤勸酒，所以直到半夜方纔撤席，周俠包傑就向父子倆告別，取道回公館，一個當差的提燈前導，剛從橫弄中走出，包傑偶然前望，只見三條黑影，從大街上，由南落北，飛也似的從街口經過，便道：三條黑影，你們瞧見麼？周俠道：是的，這三個人黑影奔得這樣快，路道不正，一壁說，一壁走上大街，向南觀望，並沒有

人追趕，便向包傑說道：若說三個是盜賊，無人在後追趕，何用插翅似的奔逃？據我看來，好似逃犯，當差的儂言道：定是逃犯，前面黑越越的高牆，就是縣監獄呀！周俠聽說，吩咐當差的先回公館，接着向包傑說道：我倆趕他一程，看是什麼樣人。說着，兩人就使展輕身功夫，洒開大步，向北追趕。再說王吉和江氏叔姪，急急如漏網之魚，一脚邊奔到北門，李八拍掌接應，一同走到城門跟前，拔關而出，奔到河邊，李大在船上瞧見，拍掌招呼，三人趕前幾步，陸續登舟，李大解纜啓行，纔到中流，周俠和包傑一路追到城外，借着月光，瞧見那號小船，是江匪手下的浪裏鑽，料必是反牢劫獄，江大鯨已經逃走了！水陸相隔，徒喚奈何，只好和包傑回進城來，喚醒看城門的，叫他到城內衙門報告，有人黑夜斬關出城，周包等回公館安歇。次日，縣監裏逃去了要犯江大鯨，看監的只好硬着頭皮，稟報縣官，縣官急得什麼似的，一面懸賞緝拿，一面通稟上司，王鼎亦然接到公事，馬上請周俠到局商議，周俠把昨晚瞧見

三條黑影一席話，詳細說出，末了說道：現在責成本縣趕緊緝逃犯，一木吃一木，犯不着我們去勞師動衆了。王鼎甚聽其言，馬上答覆武昌縣，叫他務將逃犯緝獲。否則有干未便的，武昌縣出賞格，捐廉千金，緝拿逃犯。再說江大鯨同着徒弟們，乘坐浪裏鑽，逃到蘇橋趙成家中，當晚就招集手下開會商議。大鯨發言道：現在督銷局聘用能人，胆敢混入我們鹽棧裏，將我擒獲，以後我們要等湖北做買賣，必須先除督銷局的暗探，方可暢所欲爲，這不是我一人之事，關係大衆安甯，那位敢往督銷局實行暗殺，並不是去行刺總辦，只要將周包兩人的性命結果了，我們就可高枕無憂了！當下江龍王吉自告奮勇，願往暗殺。大鯨吩咐道：你倆同往，要格外當心，須知行刺難於劫獄百倍，況且周包兩人武藝出衆，不是好惹的，你倆到了武昌，先探明了兩人的住處，並認清楚了進退的路徑，光天化日之下，切不可冒冒失失的行事，假使得手，城內兵士衆多，閉城拿捉起來，你們也難以脫身，還是黑夜行事。

的穩當，目前城中緊急，且緩三天進行，當晚各散。等到第三天，派李八帶李大朱福駕舟接送，江龍和王吉將要用傢伙收拾停當，吩咐李大換了一條有棚的舢舨船，三人黎明落船，逕向武昌進發。行抵黃鶴樓前停泊，三人離舟登岸，入城閒逛，找得了督銷局，就到隣近菜館裏喝酒，堂倌殷勤招待，江龍打算向他探口氣，與他和顏悅色，點菜打酒，飲了幾杯，江龍便向堂倌問道：縣監裏逃走了鹽梟江大鯨，確不確呢？堂倌答道：誰說不確？武昌縣急得屁滾水流，若然捉不到逃犯，就要撤任丟官。江龍假意問道：江大鯨是誰捉牢的？怎不叫原人去緝緝呢？堂倌答道：拿捉鹽梟，是督銷局的專司，由總稽查周俠和稽查包傑投入匪巢，做了內應，方纔捉牢，很不容易，現在緝拿逃犯，是縣官的專司，縣裏的捕役，都是酒囊飯袋，怎能辦得了這種重要案子呢？江龍問道：周俠倒是個頂天立地的大好老，你可認識他麼？堂倌指着對面的房屋說道：對面就是周包兩人的公館，而且兩人時常要到這裏來喝酒的，怎說

不認識咧，江龍探得了真消息，暗暗歡喜，便和王吉舉杯對飲，堂倌立在窗口，向街上閒望，忽然向江龍招手道：周包兩人出門了，你們來瞧哪！江龍等連忙席上抬身，走到沿街窗口，向下觀望，瞧見兩個男子，興匆匆走入督銷局中去了。要知行刺情形，且聽下回分解。

(三十九)

用奇謀嚇走刺客……

募匪黑夜行刺

逃犯白日遭擒

却說江龍在武昌慶元菜館裏，探得了周俠包傑的住址，却巧周包兩人從樓下經過，由堂倌指給他們觀看，江龍向王吉送了一個眼色，認清楚了周公館的方，向並屋面上的記號，於是罷酒進飯，飯罷會鈔，三人移步出館，走到周公館後面，看定了進出的路徑，然後回船，等到黃昏，江龍和王吉換了夜行衣，背插單刀，腰懸百

寶袋，外罩大衣，離舟登岸，緩緩走入城中，只因逃去了監犯，城門早關，城內查夜非常緊急，虧得王吉住過武昌多年，路道熟悉，便引江龍到一家烟館裏開燈抽大烟，挨延時刻，那烟館直到半夜以後，江龍會過烟鈔，同王吉走出門來，見街坊上人影全無，便由小路直奔周公館而來，不做美的野犬，向着兩人嗥嗥狂吠，幸而王吉是穿窬出身，懂得驅狗訣門，瞧見幾只野犬，狂吠奔來，他將身子一蹲，野犬只道他拾磚丟擲，掉頭嗥嗥而去，兩人就趕到周公館後面，見是平屋，便和江龍飛身躍上屋頂，走到前面屋簷邊，王吉使個獼猴倒挂之勢，兩足尖勾牢屋簷，身體下俯，兩日向屋內張望，見是三間平屋，東西兩間都有燈火射出，料必是周包倆的臥室，連忙縮身起立，悄悄地向江龍說道：你進西室，咱進東室，他倆的武藝不弱，先將他們悶昏了，然後入室，不怕他們拒敵了。江龍一壁答應，一壁跟着王吉縱到庭心裏，驚醒了睡在檐下的一隻黑犬，跳起身來，昂頭狂吠，王吉使展避狗訣，反向犬身撲來，伸手

向背上撫摩，黑犬只道是熟人，就此搖尾不叫了。王吉站立一回，靜聽房內有無動靜，半晌絕無聲息，方敢走到東邊窗外，從隙縫中偷窺，只見室內桌椅俱全，中央放着一張小涼床，紗帳低垂，地上放着一雙男鞋，料必帳中不是周俠，定是包傑，忙從百寶袋中取出鷄鳴斷魂香，自己先將棉絮塞住鼻孔，然後劃火柴燃點，取出一柄鋒利匕首，向窗縫中輕輕削成一小孔，將燃着的香頭塞入房中，悄沒聲兒伏在窗外張望，這種就是悶香，還是他做賊時候，自己配製而成，刺人鼻管，能使人骨軟筋酥，憑你英雄蓋世，也不能活動，那江龍早已預備，也照王吉的方法，燃香塞入西室窗縫中，守到香烟瀰漫滿室，王吉就取出一塊鋒利火石，劃開窗上玻璃，從空穴中伸手入內，除去搭鈕，扳開窗子，縱身入內，那江龍亦然依樣葫蘆，扳開玻璃窗，跳入房中，手執單刀，奔到床前，一手揭起帳門，要想舉刀砍下，定睛一看，見床上空空洞洞，無人睡着，情知不妙，正擬退出房來，忽見床背後跳出一人，手執牛耳扑風刀，大

喝道：惡賊，你想到太歲頭上來動土，明明自來送死，一壁說，一壁攔頭一刀砍來，王吉認得是周俠，連忙舉刀擋過，周俠又向他攔腰一刀，王吉心想，既有防備，還是趁早逃遁，所以擋過一刀，就跳出房外，喊一聲：咱走了，就跳上屋簷，越牆而逃，周俠上屋追趕，王吉回頭見有人追趕，連忙越過花牆，伏在牆下，想等周俠跳過牆來，出其不意，砍他一刀，那周俠乘着月色前望，不見刺客，料必他伏在牆下，心想，他既逃了，犯不着和這班亡命之徒去拚命，故即縱身下地。再說江龍跳入房中，亦然揭帳，諦視，見床上無人，知己中計，連忙轉身跳上屋頂，飛也似的奔逃，反在王吉前頭，直到南城脚，和李八同守了一回，方見王吉奔來，三人一同從城垣上躍出，回到船上，東方已白。李八便問道：難道已有防備，不能下手麼？王吉答道：險些兒老命都送掉，白費了許多心思，不料他們早作整備，咱見榻上無人，正欲逃遁，不料周俠從床後跳出來，舉刀就砍，幸虧逃得快，不曾受傷。江龍道：咱跳入房中，揭開帳門，見床上闌焉無

人情知不妙，掉轉身就逃，只道你比咱先走，直到遇着了李八哥，纔知你還在後面。李八問道：你們用過悶香沒有？王吉答道：這是先鋒，怎肯不用。江龍道：用了悶香，周俠如何仍能舉刀反抗呢？王吉答道：這却連咱也莫名其妙，諒情當犬吠的當兒，早把他倆驚醒，伏在床後瞧我們燃點悶香，他們就將鼻孔塞住，故而仍能拒敵。李八道：現在他們既有整備，一時難已下手，只好回去再商，說着吩咐李大開回蘇橋。究竟周俠怎麼會預先防備呢？原來也是慶元館的堂倌嘴快，當江龍向他盤問以後，隔了半天，周俠同包傑去喝酒，堂倌就告訴道：剛纔有兩個吃客，很詳細的打聽你們，並且把公館房屋，也四圍瞧了許久。周俠問道：這兩個吃客，是上等還是下等？堂倌答道：好像江湖上賣藝的，周俠情知不是好路道，留量少飲，隔不多時，就和包傑罷酒回公館。說道：今晚當心刺客，現在我們倆和鹽梟結下深仇，大鯨又反牢劫獄，逍遙法外，暗地差死黨來行刺，自屬意中事，今晚不來明晚來，我倆須時刻提防。

庶無危險。包傑道：這裏住址，人人曉得，還是從速遷地爲良。周俠笑道：要來行刺，搬到天邊，他們也會跟到天邊，莫說用不着搬場，就是房間也不宜調動，只須我倆不要睡在榻上，下着帳門，地上放着鞋子，人却在床背後設榻休息，下半夜不要睡覺，刺客要來總在下半夜的，聽得了響聲，我們莫先動手，等他們走入房間，那末出其不意，跳出來打他一個措手不及。包傑大喜道：好計較，張着網兒等魚來，就來佈置吧。於是叫當差的，拿進四塊鋪板，安設在他倆的臥榻背後，放着枕蓆和武器，果然睡到半夜裏，驀地裏聽得犬吠聲，他倆都不會熟睡，伏在帳後觀看動靜，那周俠結交過捕役，懂得江湖上各種關節，當下瞧見刺客塞進一炷燒紅的東西入房，曉得是悶香，連忙扯了些兒敗絮，將兩鼻孔塞住，守到王吉入房，方纔跳出身來，那包傑生手，不和捕役及江湖上人結交，不懂什麼叫悶香，也不知悶香的解法，當下瞧見燒紅的香頭塞入，隔着兩重白紗帳瞧不清楚，只道是刺客吸的旱烟管頭，正在仔

細諦視，不料香味刺入鼻觀，漸覺四肢無力，昏昏欲睡，一剎那竟然睡熟了！虧得設了空城計，江龍揭開帳門，見床上無人，嚇得掉轉身來就逃，若然仔細找尋，包傑的生命，就要不保。當時周俠從屋上躍下，不見包傑，房門依舊閉得緊緊的，走到庭心裏，見窗已洞開，騰身入房，走到床背後，倒把周俠嚇了一跳，見他橫臥在那裏，只道已經被刺喪命，走到身邊，方知他中了悶香，連忙轉身出來，喚起當差的，到廚下取了一杯清水，周俠拿到包傑身邊，含了一口清水，噴在他面上，一剎那包傑好似從夢中驚醒，一骨碌立起身來，向周俠問道：刺客拿住沒有？周俠就把上文的詳細情形，備述一遍，接着取出鼻孔中兩小團被絮，說道：若無這個勞什子，我也要昏然入睡，以後遇見刺客燃香，趕快把棉絮塞住鼻孔，說着，太陽已出土，於是盥漱進早點，同往督銷局，進見王鼎，將昨晚遇刺事，細說一遍，王鼎聽了，不寒而慄的說道：險呀，倘使昨晚我遇着了，不知弄出什麼岔子呢！這班鹽梟都是亡命之徒，未必就肯干

休，以後再來，將若之何？周俠答道：只須嚴加防備，諒來不會鬧出大亂子來的，說到這裏，門房上來說：武昌縣何老爺拜會，王鼎一壁說有請，一壁向周俠說道：你們不必迴避，好同何縣長共商緝捕之法，周俠唯唯，一剎那何縣長入室，王鼎起立招待，周俠等本來和他同過席的，也就離座招呼，分賓主坐下，王鼎就向知縣問道：逃犯有無線索？知縣答道：昨日據捕役許貴來報告，江匪現在蘇橋，不過賊巢設備甚嚴，四面都架獨龍，出入口並有火炮，捕役不敢身入虎穴，故爾特來面稟，卑職想從前既由周包二兄奮勇擒獲，現在仍舊借重長才，滅此小醜，素仰二兄英雄蓋世，還祈顧全鹽務，相助一臂。周俠答道：以前弟與傑兄，皆和江匪素不相識，故得設計投入匪巢，擒厥巨魁，現在我倆的面貌，梟匪中個個認識，縱使我倆遵命而行，梟匪豈肯放我們闖入穴中，這是實情話，並非推委，還祈貴縣原諒。縣官道：不必有勞，身入虎穴，只須在傍相助，自有許貴等將江匪設法引出。周俠道：只怕江匪不上當，若能引

出匪巢，我倆也可在傍助力的，縣官拱手道：勞駕一行，有機會出手，沒機會另行設法，王鼎也慫恿一行，周俠只好應允。縣官道：且等許貴回來報告，再來相請周兄共商進行方法，說着輿辭而去。周包兩人也就回公館辦公，等到第三天，周俠和包傑應招至武昌縣署，縣官迎入花廳，分賓主坐下，劈口就道：許貴已回來報告，說在蘇橋放過謠言，詐稱本縣已請得中丞密令，不日會同緝私，江防兩統領率大隊來踏平蘇橋，江匪聞訊一定找奔別處，那時要路截住，他們就走不脫了！今天兄弟已到過撫轅，請得緝私江防派兵兜拿，敢請二兄率艦同行，周俠道：以速爲貴，我倆回去調集船隻，在黃鶴樓下等候吧！說着，告辭回轉督銷局，稟明王鼎，然後落船，周俠坐着淺水炮艦，包傑率領十號巡船，開至江邊，緝私營張統領率領廿號巡船，江防王統領率炮艇一隻，許貴帶同夥紀，雇坐民船開路，數十號兵船齊向蘇橋行來，行至三汊港，岸上有個公役，叫喚許貴將船傍岸，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武昌縣裏的名

捕劉三喬裝小販，等在蘇橋偵探江匪動靜，現在得悉江匪同死黨數十人已從陸路往太行，因而急急奔回報信，許貴得了劉三的報告，就叫後船一律停泊，即將劉三的話，直告周包和兩統領周俠道：江匪既從陸路逃遁，我們也捨舟登岸，誰爲鄉導？趕往要路捉拿。命劉三爲鄉導，於是王張兩統領挑選三十個年力精壯的兵士，各執傢伙，跟着周俠包傑，急急從捷徑，冒到江匪必經的要道，周俠吩咐兵士埋伏樹林中，一面命劉三打探，片刻劉三奔來說道：咱在北橋面上西望，遠遠望見數十人結伴同行，定是江匪，話聲未絕，一班梟匪，已在北橋上陸續行來，周俠和包傑各執單刀，擇定一片平陽之地，曉得必有一番惡戰，那江匪手下，首推李八最勇，王吉路道最熟，所以由他倆在前開路，李八一壁走，一壁眼觀四處，忽見前面立着兩人，好似周俠包傑，再看路傍樹林中見有許多人立着，情知不妙，心想，上前難免一場廝殺，不知屈死誰手，還是改道而行的太平，就向王吉說道：前面有埋伏，行不得！

吉也已瞧見有人擋路，連忙跟着李八回頭而行，數十人一起轉身，反向北橋奔來，周俠既已瞧清楚是江匪，怎肯放鬆，就喊一聲，衆位隨我來拿捉梟匪，三十個兵士一聲吶喊，各執單刀蜂擁奔來，李八回頭一望，諒來脫逃不得，就掉轉身來，抽出腰間雙刀，接住周俠廝殺，王吉掣單刀敵住張統領，江龍敵住王統領，衆兵士和梟匪混戰，有的槍來刀架，有的刀去刀迎，六十多人等在北橋東塊平地上混戰，多時不分勝負，那包傑並未接戰，站在後面，打算爲各人接應，但見梟匪中要算李八最勇，却巧和周俠打個平手，張王二統領，本領平常，和江龍王吉廝殺，勉力支持，獨不見江大鯨，心想勞師動衆，專爲拿他，不要在這混戰當兒，被他兔脫了，想到這裏，忙向梟匪後隊觀瞧，只見大鯨同着兩個死黨，已向北橋西塊奪路而逃，包傑想殺出戰圈去追趕，時已不及，便洒開大步，從斜刺裏奔到河邊，見那條河面，約摸二丈光景，開闊，就退後數十步，重行飛步而前，到得河邊，將身一躍，已到對岸，和大鯨只隔十

多丈，連忙手掣單刀，插翅似的自後趕來，那大鯨一壁奔跑，一壁時時返顧，忽見包傑急急趕來，你道他怎樣會得認識，原來包傑假意投奔過他的，當下見包傑愈追愈近，大鯨便和兩個徒弟，各掣單刀，轉身迎敵，包傑以一敵三，全無懼怯，抖擻精神，舞動七十二路的少林刀法，向着三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的砍來，但見刀光，不見人影，一個梟匪叫黃四的就被包傑一刀，砍去右手，噹啷一聲，鋼刀落地，鮮血迸流，痛暈倒地，大鯨正殺得高興，見黃四受傷，心中大怒，揮刀直取包傑，左手從百寶囊中取了一枝金鏢，觀准他的右手，颯的就是一鏢，包傑不及隄防，手背上打個正着，一口刀竟噹的落地，江大鯨揮刀直入，正在危險異常的時候，忽後面有人大聲喝道：狂賊不得傷我弟子，貧僧來也！說着一個瘦和尚已到跟前，一拳直撲江大鯨，大鯨轉身反鬥，不消三五個照面，吃那和尚飛起鴛鴦瑣子腿，把大鯨的刀踢飛了一掌，手打倒在地，包傑上前細縛，然後過來向和尚叩頭道：師伯如何在此，若非相救，

幾乎傷在這狂賊手裏了！那和尚道：老僧恰從四川雲遊到此，見你和那賊動手，故相助擒他，這也是你的運氣，合該和我有緣法了！你如今可將那賊人帶回去了！包傑拜謝了，捋着江大鯨，一直回到北橋，此時周俠等也將衆匪擒住了幾名，其餘的都逃奔四散。包傑便將剛才之事，向衆人細細說了一遍，大家把衆賊解到船上，送往武昌請功不提。再說那和尚，道是誰？却是少林寺至正長老的師兄無諍大師，就是前文包傑所說當今四大和尚之一，他一响在外雲遊，故書中並未提起，如今不免抽暇來細敘一番，欲知這和尚的來歷，且待下文分解。

(四十)

秦家門前的化緣道士

玉皇靈寶妙經……每卷索銀十兩

非但恃強硬化……還要出口傷人

話說德心大師和無諍大師，都是玄空老和尚的得意弟子，親傳衣鉢，對於武

術一道，盡得真傳，學了一身驚人的絕技，非常厲害。若論起次序來，還是無靜居長德心應稱他一聲老師兄；但這兩位大師，雖是同門的師兄弟，性情和行徑，却大不相同。無靜喜歡收徒弟，不論出家俗家九流三教甚麼樣的人，只要你有心學習，真心誠意的去拜在他老人家跟前，他把你人品骨格一打量，眼睛裏看得過去，就很直截爽快地承認你做徒弟。收了下來之後，便極盡心力的教導你，指點你，其他什麼什麼他都不管了。德心大師見他這樣，很不以為然，嫌他收徒弟太濫，應當嚴格些才好。就是收了下來，也不可一徑直行，傾心吐血，把全身本領，一古腦兒去傳給人家，理應慢慢地把其人考察一下，過了一年半載，看其人心地究竟怎樣？氣量究竟如何？才可量材而使，傳他武藝。倘其人或外善而內凶，或內詐而外樸，你未曾仔細辨別出來，不分好歹，不計賢奸，動不動就傾筐倒篋，盡力的去傳授他，那是萬萬不可以的。假使你偶一疏忽，誤收了歹人，和魯莽粗暴喜歡生事的人，到外邊去鬧

出亂子來，那做師父的肩頭上，一定也得擔當些；若惹起更大的事故，說不定做師父的還要受意外的連累，這又何苦呢！德心常把這些話對無諍說，無諍却也被他感動，到了後來，把收徒弟的心淡了一半。但是已收下的，差不多就有十來個了！在這十多個中，雖有幾個心志不堅定，和不能忍這清苦生活，到半途脫逃去的外；真個學成而後去的，却也有七八個，總不能算少了！無諍收徒弟爲了這個濫字，到底被德心大師說著。後來二徒弟高洪，昧心背叛，投入邪教，他老人家貽了幾多心力，才將這姓高的除掉。五徒弟林文慶，又在李兒，窪惹，惱怒了一班外派能人，專來和少林作對，鬧得個天翻地覆，累他老人家兩進李兒，窪，三訪呂丹城，險些兒受了人家暗算，這也是授徒不慎的警戒。講到那德心大師，便和他不同了，德心是天生成一付古怪脾氣，甚麼人都猜摸不到的。有時一出去就是半年，杳無音信的不見回來，有時終年守在寺裏，也不下山一步，寺裏的事情一些都不管；甚至玄空老和

尙所派他的職務，也不去理一理，問一問，只揀幾個能幹的門弟子，去委他們代理。他老人家呢？一天到晚，只在後山的達摩閣中打坐，一坐出了神，任憑你天壓下來，地裂開來，山崩下去，從不興走出閣子一步。遇着寺裏有甚事情，門弟子也不敢走進閣子去，只在門外問訊，除非他指名叫着那個，那個方可走進閣子去和他談論。要是高興了，他便和你直談下去，一天到晚，只不放你走，遇着了躁性的人，覺得很不自在，認爲一樁苦事；久而久之，曉得他性情的，無事也不走到後山去咧！這樣的過下去，人家便都說他古怪脾氣，不比無諍那樣的和藹可親；然而玄空老和尚却偏偏愛他到十二分，傍人看上去，都覺莫名其妙，又那裏知道其中另有因緣呢！就是說到收徒弟一事，人家見他冷冰冰像木石般，誰也不敢去拜在他跟前，只道他技藝高了，誰都看不上眼，不肯輕易把絕技授人。又那裏知道他別有心機。知音難覓，要選個十全十美的，做他薪傳弟子，能繼續他的志願才好。因此之故，無諍大師

連連收徒弟，聽他們一聲聲的叫師父，德心見了並不眼熱。無諍收到第六個徒弟秦世源，第七個徒弟真明和尚的時候，德心門下還只兩個徒弟，僧俗各一，大徒弟叫明光和尙，二徒弟是個俗家人，名叫鄭守忠，是江南常州人氏。德心常說：俗家人最不可靠，七情六欲，那個有毅力去拋開，利鎖名韉，那個有力量去劈掉，就算把修真養性這段丟開，單從習練功夫而論，也要屏除萬念，一心堅定，勤勤的習練才好。自有這種苦志，始終如一的人，能有幾個？倘一個不留神，收了個壞蛋下來，正不知要弄到那步田地？不比出家人在蒲團上早下過多少苦功，來得穩妥又容易些，所以我願胡亂收俗家人做徒弟，半爲這個道理。然而德心大師雖如此說，到底又收了個俗家人周繼明，做他第二個徒弟。周繼明原名周遠，是大明朝寧武關總兵殉國難後，追封壯武公。周遇吉將軍的裔孫，本是個忠良之後呢！後來拜了德心師父，德心才替他取個表字，叫做繼明，望文生義，德心的意思，也可想而知了。如今暫

且按下；單講無諍大師的六徒弟秦世源，本是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清風鎮人氏，家中很有財產，他的高曾祖在明朝的時候，也曾做過官的；後來因見權臣專政，奸佞滿朝，弄得天下荒亂，刀兵四起，那班賊臣，把外邊警耗壓擱不報，瞞了那深居九重的皇帝，粉飾承平。姓秦的一看苗頭不對，知道天下不久要大亂了；與其和那豺狼般的奸佞同流合污，倒不如脫身歸去，自由自在，慢性兒尋個避世的桃源爲妙。主意打定，便上了一本告老的奏章，挈眷還鄉，過那自由自在的歲月。到秦世源的祖父時候，大明朝已滅亡了，因爲他祖上曾做過明臣，受過恩典，不願再向拖辮子的異種屈膝稱臣，所以秦世源的祖父臨死之際，密囑以後秦家子孫，不許仕進，只須入了個學就完啦！世源的父親謹遵遺訓，常把這些話頭對兩個兒子說，好在世源的哥哥世淵，天生一付喜武厭文的性情，倒不消說；獨有世源自小就恨這些武技，逢到他哥子耍槍弄棍，在練習的當兒，他連眼梢也不去瞟一瞟，一口氣兒走過，有

時還說：做了一個人，甚麼事情不好幹，却去練這勞什子的武藝；就使練會了，也不做賊，二不敲盜，要他何用？世源的父親秦籟，本是個極通達明理的人，對於兩個兒子，訓教固然很嚴的，但在志向方面，不論文啦！武啦！商啦！農啦！都取自然主義，看你的愛好而定，不來相強的。只要你遵循正軌，安分守己，不到外邊去胡鬧，他也不來干涉一聲，妄說一句，并且家中田產，說少也不算少，兄弟兩個兒保守好了，也儘可安安穩穩的過度。在那個時代，論到秦家父子兄弟，倒也是個最安樂的家庭咧！不料世源到十七歲那一年，這位仁慈愛好的老父親，忽的脫離塵世，棄掉他兄弟倆而去了。世源兄弟和母親樊氏，都不免哭個死去活來，異常傷感，兄弟倆料理喪葬，自不必說。光陰易過，倏忽一年；那天秦家門外，忽來了個化緣道士，席地而坐，手敲木魚，唸誦玉皇靈寶妙經，連連不絕。秦家的小廝，連忙拿了十來個銅錢，走上前去把他，道士放了木魚槌，接到手裏一看，也不言語，就望上一拋，把十來個錢拋得

不知去向，木魚閣閣的幾响，他又在那裏念經了。小廝見道士這樣，嚇呆了半响，不覺心裏動怒起來，就破口罵道：好個不識抬舉的野老道，這裏乞丐上得門來，只把他一文錢，他就走了，今天因爲看你是個遠方來的，路遠迢迢，很是辛苦，才格外多把你十幾個錢，不想你這野老道貪心不足，還嫌他少，拋得個無影無踪，想想著實可恨。現在索性一文也不與你，看你怎樣？道士却不做聲，祇管念經。這時小廝真怒極了！接着罵道：你這野老道敢是個聾子麼？這樣假痴假呆，誰也不來問你，你如有能耐，就一天坐到晚，也不關人家甚事；好老道，你自把木魚去敲碎了罷！老道聽到這裏，忽地把木魚停住，經也不念，只聽他鼻子裏哼了幾聲，兩只電光般的眼睛，骨碌碌幾轉，便破口大罵道：嫖子生的賊奴才，豬油蒙了心肺，瞎了眼珠兒，敢來惹你家的道爺麼？你可知道？你家道爺東西南北的去化緣，走遍天下，也沒遇見對頭，要化什麼就是什麼；一等的官宦人家，從沒有一處說個不字的。坐在地上打盹，不要

說別的；小小的蟲兒，也不敢飛到身上來。現在咱要化這家幾兩銀子，干你甚事？
要來和咱作對。咱坐的是皇家的地土，走的是皇家的道路，施捨銀兩，自有這裏頭
的主人，不干你事，誰要你十來個烏錢兒，咱道爺喝酒也不夠。賊奴才，你還是識趣
些兒，滾你媽的忘八蛋！秦家的小廝，聽了之下，無名火直冒得高了。先前還是互相
鬥口，到後來竟要動武了，原來這小廝年紀尙輕。性子自不免暴躁些，老道不罵便
罷，一罵之下，他聽到接二連三的賊奴才，這股火氣，便再也接捺不下了。心想這賊
老道已有五十多歲光景，雖然口出大言，什麼蟲兒也不敢犯他，什麼走遍天下沒
遇見對頭，一派都是裝幌子的話，恐怕實力也有限的；或者竟是虛張聲勢，把來威
嚇人家的。我何不上去抓他起來，栽他一個筋斗，可使他知道我的厲害，不敢再罵
那難聽的話兒。這小廝那樣打算，難道他常精通拳棒的麼？不是的；只因世源的哥
哥世淵，在練習武藝的當兒，這小廝時在他傍邊觀看，很覺喜歡這調調兒，常常留

心學習。世淵見他如是，後來便教了他幾路拳棒，這小廝一學會，便自以爲勇猛無敵了。常在空閑的時候，走一路拳，耍一回棒，快活得非凡，只嫌沒地使展。今天真巧極了，忽地來了個倔强的老道，倒可借他一獻自己的武藝呢！當他們鬥口的當兒，已斂集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互相論談。現在一打定主意，即便用了用功，滿擬一個箭步攆上去，抓住那老道的肩尖，栽他一個筋斗。誰知攆到了老道身傍，五個指頭尙未抓着肩尖，自己已是仰面向天，跌了個着實。只聽老道打着哈哈說道：好大胆的小子，力氣沒得一些，也敢來欺負道爺，頑套把戲，蒼蠅撼石柱，真個不自量啦！這時一衆看熱鬧的，見小廝跌倒，也都莫名其妙，道士身子沒動一些兒，依舊坐在地。上。怎的小廝會吃跌呢！互相驚異，不覺齊聲嚷了起來。早驚動了裏邊的秦世源，只聽得門外一片聲喧，不知何故，就急急的走出門來；只見一羣人環着個老道，自家的小廝跌在地上，正在極力掙扎，似乎要緊爬起來，而又一時爬不起的光景。世源

一瞧這樣子，心裏已明白了八九分，連忙走上前去，朝老道把手一拱，問大師何來？要向寒家化緣麼？方纔小廝在大師跟前，或有粗魯開罪之處，還望看我薄面，別去和他計較，如要化些銀兩，這裏也自無不允的，萬望一切寬宥爲幸。世源是個讀書明理的人，出言吐語，自然很斯文的，與傍人不同。自以爲這樣一來，那老道必定還禮不迭，說明爭吵的原委，只須化與他幾兩銀子就完事。誰知世源說罷，那老道也不答禮，只把兩眼一瞪道：不差！咱是來化緣的，你便怎樣？咱是大茅山乾元親洞玄大師的弟子，剛在走過這裏，知道你家在去年死了個人，這人死下去有很重的罪孽，在鬼道中受苦，所以咱就在此坐地，念那玉皇靈寶妙經，超度那個受苦的死鬼。現在咱已念過二十四卷，每卷十兩銀子，你快些去把銀子拿出來，咱收下了就要走啦！世源聽了，不覺一怔，暗想怎麼要這許多銀子，可是不答應的。便帶笑說道：大師敢是弄錯了？大凡僧道化緣，從沒有自己開口要多少的，只憑施主的力量，給

多少是多少，常言道：隨愿樂助，大師諒也曉得的。我今進去取十兩銀子與你，老道連連搖頭喊道：不行！不行！一定要化二百四十兩銀子，少一分一厘不得；否則一個勞什子也不要。因為咱化緣到今，不興有那還價的，可稱走遍天下，從沒破過這個例。這時小廝已自地下爬了起來，把腦後跌了幾個大疙瘩，聽到老道這些話，就對世源搖手道：二爺不要去聽他鬼話，他用這種手段，便是那惡力募化。他如再要強硬，立即扭他到衙門裏去，辦他一個遊方肇事強詐惡化的罪名，不怕他不服貼。老道一聲怪笑道：好小子，你可真要辦咱麼？咱對你說：有胆子拿咱的官兒，尙未出世，便是辦咱罪名的法律，也沒有制定咧！咱今天算是晦氣，碰到這一對王八羔子，白費了半天精神，咱念的玉皇靈寶妙經，不是誇口說一聲，有錢也買不到的。咱想，譬如超度了一條狗，那畜生也會得感謝，怎麼今天白念了許多經，一些東西沒得看見，那個鬼還不如畜生呢！世源聽到糟踢他父親，真個氣極又怒極了，平時所謂讀

書養氣，此刻那裏還遏止得住，怒冲冲走上前去，舉起拳頭，望着老道額角上打下，想擊他一個爆栗。不料被老道用三個指頭，對準他手腕上一叉，世源喊聲啊啣！往後便倒，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衆人齊喊這野道打死人了，莫放他逃走，然而只聽得你叫我喊，又那個敢上前去攔阻，眼見道士從容地收拾起東西走了。當下那個小厮異常驚恐，進內報知樊氏，把世源抬了進去，足有半個時辰，世源才慢慢醒轉，只喊手腕間作痛。偏偏這天世淵到了岳家去，次日才得回來，把世源的傷痕一看，說傷還輕淺，只消服一丸丹藥，養息半月就會好的。世淵細細問起根由，也不由得不惱恨。幸虧老道看他是一個書生，又是個不會拳棒的，故只輕輕的施個小創，沒有下毒手，否則就有十個秦世源，也是死了。世源等到傷愈以後，心裏越想越恨，越想越氣，想我自己先前見哥哥習武，不是很厭惡的麼？現在想來，假使我也精了武藝，萬不會吃那惡道的虧，或者還可把那惡道打敗，像這種行爲的道士，說不定要到處

生事，欺壓善良，我偷是習了武藝，定要走遍天涯的訪着他，打他一個服貼，警戒他一番。也算是爲民除害。不談世源胡思亂想，再講有一天夜間三更時分，秦老夫人房中，忽來了個賊，這時正在月之下流，三更時分，月色正亮。秦老夫人夢中醒來，忽見窗楞上影兒一動，跳進一個人來，聲息全無，不覺嚇了一跳。心知不是鬼便是賊，姑且看個明白，再行叫喊未遲。只見他跳進窗子，一聳身就去開那箱子，老夫人這時真急了，便把被兒一推，喊聲有賊，以爲這樣一來，一定可以把他嚇走，誰知這賊胆子真大極了，只當沒有聽見，祇管開那箱子，盜取東西。世源的臥房，本與老夫人的房間毗連，在睡夢中被聲音驚醒，聽母親連喊有賊，急忙跳下牀來，剔亮了燈，隨手執了根棍子，拔去門門，走將出來。好在老夫人身邊的侍女，睡在外房，一聽內房叫喊有賊，便把第一重的房門開了，以便大爺進來拿賊，因爲世淵那一手武藝，秦家裏的家人使女，沒一個不知道的，主人會了武藝，連婢僕們的胆子也大些，可是

真的。那時世源執棍進房，老夫人的內房門，是常常虛掩的，以便侍女進出侍奉。世源走到內房門跟前，只消把棍一點，門就開了，縱身入內，在燈光底下抬頭一看，見那賊正躡上窗檻，待向外跳；急忙跳上去，尖背就是一棍，那賊何等乖覺，聽得背後聲響，將身一閃，一轉身重復跳下，世源打了個空，收轉棍子，待打第二下的時候，已是來不及了。被那賊伸出手來，望肩尖上就是一掌，打個正着。你想世源是個文弱書生，那裏經得起這一掌，覺得眼前一黑，棍子撒手，往後便倒。那賊一聲不响，重又打個轉身，跳出窗子去了。不知秦世源倒在地上，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17580A
1782

406442

BC
6.4

517
400